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宋元學案

(八)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八)

黃宗羲著

中華書局

宋元學案

卷二十四

上蔡學案表

謝良佐	朱震 <small>別爲漢上學案。</small>
明道伊川門人	曾恬
安定濂溪再傳	詹勉
先宋學陸學之	鄭毅
朱巽 <small>別見漢上學案。</small>	
謝襲	
康淵	毛友誠
並上蔡續傳	李維 <small>別見滄洲諸儒學案。</small>
	李杞 <small>別見滄洲諸儒學案。</small>
游酢 <small>別爲廬山學案。</small>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呂大忠 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並上蔡講友。

上蔡學案

祖望謹案洛學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謂其英特過於楊游蓋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墮入葱嶺處決裂亦過於楊游或曰是江民表之書誤入上蔡語錄中述上蔡學案

梓材案是卷梨洲本有作學案語略今移傳後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明道知扶溝事先生往從之明道謂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元豐八年登進士第歷仕州縣宰德安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不敢問以職事先修後進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問學焉建中靖國初上殿召對徽宗與之語有意用之先生退而曰上意不誠乃求監局得西京竹木場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先生云恐亦不免一播遷坐口語下獄廢爲民先生記問該贍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凡事理會未透其額有泚憤悱如此與伊川別

一年復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耳伊川曰何故曰點檢病痛盡在此處伊川歎曰此所謂切問而近思者也有論語說行世

宗義案程門高弟子竊以上蔡爲第一語錄嘗累手錄之語者謂道南一派三傳而出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當等龜山於上蔡之上不知一堂功力豈因後人爲軒輊且朱子之言曰某少時忘志於學頗藉先生之言以發其趣則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

祖望謹案謝楊二公謝得氣剛楊得氣柔故謝之言多踔厲風發楊之言多優柔平緩朱子已嘗言之而東發謂象山之學原於上蔡蓋陸亦得氣之剛者也黎洲先生天資最近乎此故尤心折於謝

語錄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養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哉夫人一日間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出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鎗石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認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卽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卽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却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卽說循字。不著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卻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拈出來。

粹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併入呂范諸儒學案晉伯附錄。

今人學時。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不得。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高聲一句。便是罪過。又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含養始得。

梓材謹案此下原有四條移入本卷曾天隱傳後。

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他。卻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是有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概是自爲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爲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百家謹案彼佛氏求心性於父母未生前。故須掃卻惻隱等心。何必與他較資質。

梓材謹案此下二條。其一移入附錄。其一移入廬山學案。

問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得。淫出於氣。又問勢利何如。曰。打透得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舍底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並無健羨底心。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廷。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自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閒工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謝子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洒掃應對上做起。曰。洒掃應對上學。卻是太瑣屑。不展拓。

曰。凡事不必須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心卻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一般。只如洒掃不著。此心怎洒掃得。應對不著。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爲此。古人須要就洒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問求仁是如何下工夫。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容貌顏色辭氣上做亦得。

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流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物有盡。而天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祖望謹案此段語意雖佳。然亦近禪。

或問呂與叔向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粹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明道學案。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小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

也。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人了。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卻何故被一句轉卻。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卻如夢。問何故遲。曰。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卻殺長。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併入明道學案附錄。

子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尤難去。到一把放了的。多半把放了的。者尤多。少有鏃齊放者。人有學射。模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因舉伯淳語曰。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學者纔少有所得。便住。人多易住。伯淳嘗有語。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闊步。到峻處便住。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住。便是好歇。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此亦以禪言儒。

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有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始得。

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人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與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明道學案。

或問或曰。吾初學問事。必不常。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書紳是學者力行之事。不可以默識爲賢。而少此。又默識是常在心。亦與禪學廢棄言語者不同。

天理也。人之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是自語。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

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此學不可將以爲善。後學爲人。自是當爲人道。人道不教人做。卻教誰做。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之工夫。只爲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才有意。便不能與天爲一。

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是爲專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不是安排來。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而言。則上面更有天下。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季路冉求之言。不得人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胸中。在會點。看着正可笑耳。學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纔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於忘。敬是常惺惺法。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滯。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弩脈。皆爲有己立。己於胸。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者。勝之之謂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爲附錄。

爲學必以聖人爲之則。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業自期。降此寧足道乎。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劉李諸儒學案。

聽其言也。厲須是有方。某尋常才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

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也。非是小人。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宗義案上蔡在程門中英果明決。其論仁以覺。以生意論誠。以實理論敬。以常惺惺論窮理。以求是。皆其所獨得。以發明師說者也。朱子言其雜禪。見解大端有三。謂洒掃應對。只是小子之始學。上蔡不合說得大了。將有不安於其小者。夫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程子云。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此與上蔡之言何殊。必曰。道理有小有大。是道有精粗。言有高下也。謂知覺得應事接物底。如何喚做仁。須是知覺那理方是。夫覺者。澄然無物。而爲萬理之所從出。若應事接物。而不當於理。則不可謂之覺矣。覺外求仁。是覺者一物。理又一物。朱子所以終身認理氣爲二也。謂上蔡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一物了。夫上蔡此言。亦猶識仁篇所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蓋爲始學者言。久之則敬卽本體。豈先有一物哉。其言語小有出入。則或有之。至謂不得其師之說。不敢信也。以上梨洲原本。只如喜怒哀樂逐日消磨。任意都是人欲。補。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本四條。其三條移入百源學案。

論語解序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索之於詰訓。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之觀人。他日識其面。今日見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爲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爲淺近而忽。勿以爲太高而驚。勿以爲簡我而忿且怒。勿以爲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詰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詞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齷齪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供洒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

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唯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儻以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餽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唯同聲然後相應。唯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弗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游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唯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而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深。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序。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閒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舍。人相遠也。學者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爲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爲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鸛飛戾天。魚躍於淵。此天下之至蹟。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蹟。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

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舍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閱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附錄

上蔡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館之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喻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先生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梓材謹案此條據伊川語錄補足。未有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十二字。以入伊川附錄。不贊。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先生在坐。公揆不語。伊川指先生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謝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些不是。伊川曰。人每至佛廟神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時。此物安在。直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伊川曰。這回比舊時殺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卻未敢信。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伊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胡文定云。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

志謝聞之。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進士。

先生爲學。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之。是禮與非禮者。又舊多恐懼。嘗於危階上習以消之。手束胡文定曰。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

又曰。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恐因是及中庸。因中有權與取兩者之中之說。

又曰。進學加功處。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乃可得之。

又曰。某緣早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昨經憂患。任意寢薄矣。

胡子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比來所得如何。焯卽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記善錄

論顏子具體而微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看。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貌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孔子

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闇闇。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與孟子全別。

監西京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往謁之。坐定。子發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夫道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朱子曰。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又曰。論語上蔡解極多。看得見時。他只有一兩箇緊要底字。

又曰。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礙處。

又曰。上蔡語錄上卷。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爾。

又曰。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

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云。自上蔡以來已然。

又曰。上蔡論語。卻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誠得理後。卻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又曰。上蔡說孝弟非仁也。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卻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子韶一轉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

又跋語錄曰。先生學於程門。篤志力行。於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朱子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卻有過處。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矜字。朱子曰。此說是也。然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

朱子又曰。上蔡不牽張皇不妄帖。

又曰。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觀他說復與伊川異。似以靜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不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爾。龜山亦如此。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上蔡論語解。偏處甚多。益知求道之難。又答劉宰書曰。舊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是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真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者。是猶未免爲他礙著耳。前人之言不苟類如此。用力乃知之。

又答喬德瞻書曰。惟二程先生說話完全精粹。其次則尹。又其次則楊。方到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講論閒。又不可含糊。

黃東發曰。上蔡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夸名利不得。而動殆爲百世師可也。第因天資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爲禪學所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救。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然上蔡以禪證儒。是非判然。後世學者尙能辨之。上蔡旣沒。往往羞於言禪。陰稽禪學之說。託名於儒。其術愈精。其弊又甚矣。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駁正上蔡之說。尙有數條最精者。如云荆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擬除人不允。

便乞去。是其養得氣完也。奇特黃氏曰：一言不合卽乞去。伊川以山林士召入則可。荆公大臣也。如此乃執拗無禮耳。喫魚羹飯。自是儒生之常。非要君之具。且血氣何足尙而奇之。如云四十萬人死。長平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黃氏曰：此正因禪以覺爲仁。而盡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心。故不自知其言之忍。殺人之事。豈宜眼孔大耶。如云溫公欲變法。伊川謂未可。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黃氏曰：溫公若不變新法。恐天下遂亂。其後紛紛。卻是溫公不久而薨故耳。未可以此少之。如云荆公勝流俗之說。人能用此以行其所學。爲補不細。黃氏曰：天下之理一也。荆公之說。旣不可施之政。又豈可施之學。此其弊。蓋自告子不動心來矣。黃氏又曰：上蔡語錄第一條云：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於意云：何于終一條云：總老嘗問默識是識箇甚。無入不自得。是得箇甚。以禪證儒。錄者何人。而注意如此。蓋斥曾恬之妄也。

謝山論上蔡應城事曰：胡文定公爲湖此。提舉時。上蔡知應城縣。文定因自楊文靖公求書見之。旣至湖北。遣人先致書。已而入境。上蔡不迎。吏民皆驚。知縣何慢。監司文定徑修後進之禮入謁。愚謂文定之所以自處者是也。若上蔡則執師道而過焉者也。夫監司者。天子所以涖有司。上蔡不爲知縣。則雖閉戶可也。布衣之於顯者。分不相干。而以道自重。固不必因監司而屈。旣爲知縣。則監司之得而屬我。乃天子屬我於監司也。監司之問道于知縣。爲私交。知縣之致禮于監司。爲庸敬。故監司可忘其尊。而知縣不得自倨其學。朱子謂上蔡旣已得書。自亦難于出迎。然以知縣迎監司。非必遽有貶于知縣之學。乃爲天子尊監司也。楊文元公當嘉定間。知温州。有契家子以奉使至郡。譏察文

元以天使禮出郊迎。使者以父執故。問道走州入客位。文元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次。客固辭。主人固請。卒以賓主相見。當時以爲各當其禮。斯其視夫上蔡之事。雖非一例。至於卽此悟彼。則固有可以旁通者。或曰。上蔡蓋有感于師道之不立。而抗古誼而爲之也。然吾觀文定自交上蔡以後。雖得其所學爲多。究未嘗在弟子之列也。然則上蔡之以師道自居。而岸然不修屬吏之議。揆之于禮。似尙有未安者。朱子以上蔡天資高。凡如此者。殆亦賢知之過與。

上蔡講友

文肅游廣平先生酢別爲鷹山學案。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上蔡門人胡周二傳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別爲漢上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曾恬字天隱。晉江人。公亮之曾孫。少從上蔡龜山元城了翁游。上蔡語錄。則先生所記也。紹興中。爲中書舍人。哲宗實錄成。加恩修史官。高宗令前後是非載之制詞。先生行詞模糊。只泛作一修史轉官制。高宗不悅。以其嘗爲蔡京所引。疑之。乃改命呂本中。已遷太宗正丞。秦檜當國。先生丐外祠。主台州崇道觀。修

宗義案天隱爲人樸實。非小人也。而有此委蛇。由熙豐以來。新經字說之類。壞人心術。非識見過人者。不能破其籬落耳。

記上蔡語

問從上講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問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莊周如何。謝子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謝曰。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爲他不循天理。只將拈匙把筯。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他曾點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

慈溪黃氏曰。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爲心。故使諸子言志。三子之對皆正也。曾點。孔門之狂者。無心于仕。而自言中心之樂。其說雖瀟灑出塵。然非常時問答之正。孔子當道之不行。私相講明。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歎賞之。已卽歷舉三子之說。皆足爲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在彼也。學者必盡取一章。玩味始末。然後孔子本心可得而見。自禪學既興。黜實崇虛。盡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爲禪學。

之證。獨浴沂數語。迹類脫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牽合影傍。翕然附和。上蔡又演爲獨對春風。沒些能解之言。曾點豈沒些能解者邪。南軒作風雩亭詞曰。希蹤兮奈何。曷務勉乎敬恭。斯可明聖門之本旨。補

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裏。見他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如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子早是參彼已。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爲。更不作用。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卽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子以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前塵妄想。當了是。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卻一切掃除。卻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以上底資質始得。

慈溪黃氏曰。此謂天資如孔子。方可學禪。予不曉其然否。補

梓材謹案。以上四條。從上蔡語錄移入黃氏原本。百家案云。上蔡語錄。曾恬所記。其曰。余者。恬也。

監場詹先生勉

詹勉。字力行。南劍州人。從上蔡游。兼師了翁。窮幽極微。期于自得。操履堅正。于新經之學。無浼焉。晚以貧。就一官。監合同場。不求苟合。鮮有知者。陳默堂嘗薦之。以爲躬行無倦。老成之人。補

附錄

上蔡手柬胡文定曰。學之所貴。有諸己爲難。聞詹君輩勇猛精進。殊可喜。能更覷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覷不破。則未論行險僥倖。而氣已弱。志已喪矣。有志於道者。不可不戒。眞當朝夕點檢。令了了也。

祕書鄭先生穀

鄭穀字致遠。建安人。上蔡高弟。初就學。能知聖人之道在中庸。父鎮奇之。旣冠。入太學。所爲文。不尙時好。執父喪。有籲天止火之異。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以祕書郎守臨江。遂丐祠歸。補

朱先生巽別見漢上學案。

上蔡續傳

謝先生襲

謝襲字智崇。陽夏人也。徙建安。能傳上蔡之學。致堂與之同舍。累稱之。補

康先生淵

康淵字叔臨。不知何所人也。南渡後。流寓巴陵。講學極盛。上蔡之傳。始自胡文定公入衡湘。朱文定公震振之。荆門而先生稍晚出。然亦其一宗也。平江李雄。李杞。皆朱子弟子。並質疑義于先生。今作者亭淵源錄者。以先生爲朱子之徒。謬矣。其高弟曰毛友誠。補

康氏門人胡周四傳。

掌教毛先生友誠

毛友誠字伯明。平江人也。由康氏以受上蔡之說。謝棄科舉。閉戶讀書。尤邃于易。太守延之入學。掌教最

久。李敬子掌教，猶及見之，致敬焉。平江後進受學於朱子者最盛，皆先生有以爲之前導也。補

李先生雄

李木川先生杞，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二十五

龜山學案表

楊時	子迪	孫雲
明道伊川門人	子安止	
安定濂溪再傳	王蘋 別爲震澤學案。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關治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陳淵 別爲默堂學案。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張九成 別爲橫浦學案。	

蕭顛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徐存

鄭升之

江介

程端蒙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柴瑾

鄭雍

陸律

江泳

柴衛

周賁

周孚

胡寅 別爲衡麓學案。

胡宏 別爲五典學案。

劉勉之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潘良貴 從子時 別見元城學案。

高閑

童大定 見上庇民門人。

附蔣璠

高材 別見和靖學案。

喻樗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程迥

高元之

宋元之

宋元龜

曹建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尤袤

孫焞 別見水心學案。

徐俯

曾季狸 別見紫微學案。

盧魁

廖銜

林宋卿

黃鉞

宋之才

	李郁	——	從子 呂	——	子 闕祖
					子 相祖
					子 壯祖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似祖				
	曹令德				
	范濟美				
	陳彥				
	胡瑛	別見元城學案。			
	鄒柄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曾恬	別見上蔡學案。			
	章憲				
	章楮	並見震澤學案。			
	徐存	見下子莊門人。			
	柴禹聲				

柴禹功

江琦 別見武夷學案。

翁谷

李德駿

童大定 見下鹿門人。

王師愈 見下默成門人。

王庭秀

范浚 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默成講友。

黃樞 別見紫微學案。

龜山續傳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

鄒浩 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游復

鄭修

李夔

子綱

並龜山講友

許翰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梁谿講友

龜山學案

祖望謹案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耆壽遂爲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于上蔡述龜山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案盧氏所藏原底已佚而黃本有之亦謝山修補本也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于潁昌明道喜甚每言楊君會得最容易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沒又見伊川于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橫渠著西銘先生疑其近于兼愛與伊川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由是浸淫經書推廣師說始解褐徐州司法數轉知瀏陽縣安撫張

舜民禮之。不以屬吏待。而漕使胡師文惡而劾之。舜民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知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貴盛。葬母餘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改知蕭山。邑人重其名。多畫像事之。提點明道國寧二觀。宣和四年。年七十。罷祠祿。貧甚。郭慎求在朝。問其所欲。先生曰。求一管庫。以爲貧。差監常州市易務。先生曰。市易事。吾素不以爲然。豈可就乎。有鼓山張譽者。爲蔡京塾客。一日。令諸生習走。諸生曰。先生長者。尋常令某等緩步。若疾行。非所聞命。譽曰。天下事。被汝翁已壞。且晚賊發。先及汝家。苟能善走。或可逃死。諸生以張爲心疾。告京。京矍然曰。此非汝曹所知。出而問計于譽。譽曰。唯有收拾人才爲第一義。京問其人。遂以先生對。會傳國華使高麗。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國華還。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除邇英殿說書。先生言。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稅。百姓何憚而不爲盜。嘉祐通商。權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如故而權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狂狴充斥。宜卽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于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邊事告急。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于收人心。軍興以來。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欽宗嗣立。先生專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敍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

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非有刑章。不忠何戒。童貫爲三路總帥。喪師而歸。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效尤相繼。大河不守。敵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于此。闔人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闔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李忠定綱罷。太學生伏闕上書。留忠定與种忠憲師道。軍民集者數萬。朝廷憂其致亂。先生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于國家。非有他意。但擇其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于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上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崇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異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以導人主。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斥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于是降安石于從祀。毀三經板。然王氏之學。士子習之。以取科第者。業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相與聚鬪。先生亦謹避之。耿南仲言。或者以王氏學不可用。陛下觀祖宗時道德之學。人才兵力財用。能如熙豐時乎。安可輕信一人之言。以變之。批答前日指揮。更不施行。絲覲言。先生曩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時曰慎毋攻。

居安居安者京長子攸之字也。先生遂罷。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高祖卽位。除工部侍郎。陸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除兼侍講。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致仕。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三。給事中朱震上言先生嘗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爲之請卹。詔諡文靖。學者稱龜山先生。所著有三經義辯等書。雲濠案明林熙春刊定龜山集四十二卷。子迪。

百家謹案二程得孟子不傳之祕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第者。游楊尹謝呂其最也。顧諸子各有所傳。而獨龜山之後。三傳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則大程道南目送之語。不可謂非前識也。

語錄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略。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粹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爲附錄。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亦不妄取。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誠意正心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粹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爲李似祖曹令德二先生立傳于後其一移爲鄭季常先生附錄。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辯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爾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做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

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卻不深思。只于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于尋常事說了。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劉李諸儒爲翟先生霖別立一條。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于事。必于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以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于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誕爲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他。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于私乎。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位。當處卽是太極。邪。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梨洲答萬公擇曰。統三百八十四爻之陰陽。卽爲兩儀。統六十四卦之純陽純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卽爲四象。四象之分布。卽爲八卦。故兩儀四象八卦。生則俱生。無有次第。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字說所謂大同于物者。離人焉。曰。揚子言。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爲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卽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于善惡已萌處看。荆公蓋不知此。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卹。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

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略也。以上梨洲原本。

六經不言無心。

古人甯道不行。不輕去就。

經綸本之誠意。

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範我馳驅者也。管仲詭遇耳。象殺舜。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但云象傲。

聰明憲天任理而已。揣知情狀。失君之道。謂之不聽不明可也。天下之習。不能蔽正叔一人而已。只自然不墮流俗。以上謝山補。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龜山氣象和平。議論醇正。說經旨極切。論人物極嚴。可以垂訓萬世。使不閒流于異端。豈不誠醇儒哉。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如云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卽孟子之言性善。又云廬居士謂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卽堯舜之道。在行止疾徐閒。又云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卽所謂助長。止卽所謂不耘苗。任滅卽是無事。又云謂形色爲天性。亦猶所謂色卽是空。又云維摩經云真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又云莊子逍遙遊所謂無人不自得。養生主所謂行其所無事。如此數則。可駭可歎。黃氏之言。真龜山之諍臣也。故附于此。

龜山文集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與楊仲

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燕閒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于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寄翁好德

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數。至于萬。則物蓋有不可

勝窮。君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于吾身者，無非物也。而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答李杭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憫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于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于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了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無也。若所謂示見者，則非誠意矣。聖人不爲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奚僞焉？無誠意是僞也。

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于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法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爾。以上答學者。

自致知至于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

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所及也。答呂秀才

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爲仁由己。爾何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爾。

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虛盈嘗與天地流通。甯非剛大乎。人惟自梏于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擾苗者也。曲孰甚焉。以上答胡康侯

學始于致知。終于知至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鼻之于臭味。接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于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己。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所知也。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附錄

虔州有疑獄。衆所不決者。先生皆立斷。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己。及潛去。後守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其有守。

欽宗卽位。先生疏言。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與敵。以十二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非經久之計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復有急召之。宜有不應命者。不可不慮也。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今若以兵躡其後。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況此狂敵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

又言。聞敵人驅兵磁相。刼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臣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于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師直爲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于是議者不一。終失此機會。太原諸郡。皆告急矣。

太學生伏闕之事。執政懼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于衢。且請以禮起李邦彥。先生言。士民出于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約誓書。李鄴奉使失詞。惟敵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棄。而敷告中外。乃推二人平賊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皆從之。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物學。獨先生與上蔡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皆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卽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劉元城道護錄曰。龜山有除命。不知何人薦曰。聞是蔡攸曰。不知肯來否。補

胡文定曰。吾于謝游楊三公。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卻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

又與先生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猶疑。安國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

又與宰相書曰。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于人。蔡氏焉能挽之。文定自註。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

又答胡應仲書曰。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

文定作先生墓志。載先生奏安石爲邪說之事。五峯問文定此章直似迂闊。何以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劄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呂紫微童蒙訓曰。崇寧初。本中始問楊中立先生于闕止叔治。止叔稱先生學有自得。有力量。常言人所

以畏死者。以世皆畏死。習以成風耳。如皆不畏。則亦不畏也。凡此皆講學未明。知之未至而然。補

朱子曰。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個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般樣。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隨衆鶻突。

朱子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須救得一半。語最當。文定云。先生誌銘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當時宰執中。若能聽用。委直院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必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慎勿攻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于孫覲。人亦不信。

張南軒答胡廣仲書曰。龜山宣和一出。在某之隘。終未能無少疑。恐自處太高。磨不磷。涅不緇。在聖人乃可言。高弟如閔子。蓋有汶上之言矣。至于以世俗利心觀之者。則不知龜山者也。何足辯哉。補

宗義案朱子言龜山晚年之出。未免祿仕。苟且就之。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沒緊要底事。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爲不足用。正坐此耳。此定論也。蓋龜山學問。從莊列入手。視世事多不經意。走熟援而止之。而止一路。若使伊川于此等去處。便毅然斷葛藤矣。故上蔡云。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相似也。龜山雖似明道。明道卻有殺活手段。決不至徒爾勞攘一番。爲伊川易。爲明道難。龜山固兩失之矣。雖然。後人何曾夢到龜山地位。又何容輕議也。

黃東發日鈔曰：橫渠思索高深，往往杜後學之所宜先，似不若龜山之平直，動可人意。然其精到之語，必前此聖賢之所未發，斥絕異端，一語不流，高明者多自立，渾厚者易遷變。此任道之有貴于剛大哉。補

龜山講友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游先生復

游復字執中，建陽人。定夫族父。與龜山爲忘年友。先生總角，日知經學。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多遣子弟從之遊。其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意爲主，以閉邪寡慾爲入德之途。參龜山文集。

附錄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補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所節深寧困學紀聞移入。

提學鄭先生修

鄭修字季常，不知何所人也。龜山語錄中問答甚多，嘗爲太學正。補

梓材謹案：北窗炙輿云：龜山爲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特迂路見龜山，執禮甚恭，然不言是弟子，當在師友之間。

附錄

龜山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去。答之以云。兵于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足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于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于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于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爲學。亦嘗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衛公李先生夔

李夔字師和。邵武人。經書一覽成誦。文不停綴。舅黃履器之。與龜山友善。登元豐進士第。嘗爲華亭縣尉。有政聲。遷縣令。累官右文殿修撰。終龍圖閣待制。以子忠定恩。贈太師衛國公。參姓譜

龜山家學胡周三傳

太學楊先生迪

楊迪字遵道。文靖公長子。爲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卽賦。凜然如成人。旣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閒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乏困。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

詣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辯訟。不決者連年。先生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于人如此。游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旋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于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參朱章齋集。

判院楊先生安止

楊安止。文靖子。官判院。其罷信幕赴調。韓南澗送之詩曰。白頭入幕府。始與夫子親。夫子龜山裔。麋鹿見祥麟。參南澗甲乙彙。

謝山跋朱史楊文靖傳後云。楊文靖公之子安止。本傳言其力學通經。亦嘗師事程子。然于其出處大節。則不書。不知其何意也。朱子言胡和仲嘗勸秦丞相以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之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曰。我尙未取中原。和仲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敵自衰亂。不待用兵可取也。其後安止遂有劄子勸之去位。秦大率如對和仲者。于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爲從官。然則安止真不愧爲文靖子矣。初。汪聖錫在三山刊文靖集。安止令姑弗入。奏議于其中。蓋以當時尙多嫌諱。亦文靖所定道鄉先生集中之例也。朱子謂文靖晚年出山一節。世多疑之。奏議尤不可不行于世。安止聞之。遽梓之于延平。蓋程門四先生。定夫後人。曾爲秦丞相所挽。而其人不甚發揚。至使其從昆弟竊取定夫所解論語。以獻于秦。上蔡三子。一死楚。一死閩。祗克念者。紹興中。漢上奏官之而遽卒。與叔則無聞焉。其有聲者。惟楊氏耳。安止官終二院。而冰心謂文

靖卒于紹興丙辰七十年來無仕者。又不可解也。

梓材案史傳所載文靖子力學通經。嘗師程子者。名迪。太學遵道也。卒于崇寧三年。安止與秦丞相同時。已在崇寧以後。蓋別一人。謝山似誤合爲一。胡文定撰龜山墓誌云。子五人。迪早卒。迥通造適已仕。未知誰爲安止也。

楊先生雲

楊雲遵道子也。與朱章齋善。學業志操能世其家。參朱章齋集。

梓材謹案。艾軒學案有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未知卽先生否也。

龜山門人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別爲震澤學案。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館職關先生治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別爲默堂學案。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別爲豫章學案。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別爲橫浦學案。

主簿蕭先生顥

蕭顥字子莊。浦城人。天資質樸。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郁陳彥同受業于龜山。嘗

答范某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爲哉。惟仁必欲熟。義必欲精。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連。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晚以累舉得官。爲清流縣主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韋齋先生嘗師事之。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別爲衡麓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別爲五峯學案。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待制潘默成先生良貴

潘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金華人。釋褐爲博士。遷祕書郎。時相蔡京。方以爵祿鉤知名士。先生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先生正色謝客。累除左司諫。黃潛善汪伯彥惡其侃直。改除工部郎。先生以不得其言求去。及遷左司。呂頤浩從容謂先生曰。旦夕相引入兩省。先生謂宰相不得云私恩。卽日乞補外。出知嚴州。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頹廢。先生立殿上厲聲叱退者。再閣門。彈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旣歸。不出者十年。坐與李莊簡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先生嘗從龜山游。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先生曰。辭之于君父。求之于宰相。良貴不敢爲也。其剛介類如此。著有雜著十五卷。朱子爲之序。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目。以先生與王先生居正。廖先生剛高。先生閻喻先生樛。爲潘王諸子學案。蓋龜山門下最盛。猷堂豫章橫浦而外。諸子將別爲學案。後又歸併龜山爾。

雲濼謹案范許諸儒學案香溪傳引答潘默成書有云浙東永嘉九先生而後默成一輩。多屬楊尹之徒。攷香溪集作與潘左司書。左司卽先生。默成其自號也。又案浙江舊志云。紹興間。龜山寓金華。潘默成從之游。時王師愈方幼。穎悟。默成攜見龜山。出論語傳相示。師愈拜而受之。

待制王竹西先生居正

王居正字剛中。故蜀人。高祖始遷揚之江都。故學者稱爲竹西先生。十六歲而孤。嗜學。荆公新經義盛行。先生非之。不肯作新進士語。流落者十年。在太學。見知于司業建安黃齊。已而齊同知貢舉事。始登宣和三年進士。丁內艱。廬墓行古喪禮。除服。累有補調。皆不就。高宗卽位。以薦再召。不起。避兵陽羨山谷間。同年范宗尹爲相。薦之。趣召甚急。始至行在。責宗尹曰。時危至此。位宰相。不出所學。救民塗炭中。尙誰待。予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宗尹謝罪。及入對。以爲今日之事。畏難而不復有所爲。將以望天意之自回。強鹵之自斃。臣有所不忍聞。因條仁宗聖訓十事。上悅。謂宗尹曰。人才如王居正者。歲月閒得一人。亦幸矣。改太常博士。除尙書禮部員外郎。議宗祀明堂隆祐太后升遐册禮。撫州守以甘露降上聞。先生請卻其圖。進太常少卿。疏上數千言。其論省費尤詳。謂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多彌文之事。今海內鼎沸。陛下行宮行在。一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而但以減半之說。爲隨事以省費。亦已拙矣。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其不在當爲之例者。罷之。而不必計秋毫之費。以示弱。以右文殿修撰知婺州。舊貢羅萬匹。崇寧後。至五萬匹。建炎中。詔蠲其二萬八千匹。未幾。主計者復徵之。先生三上章。

不報。遣屬吏詣政事堂爭之。又不得。乃竟置其檄不行。而手疏五不可爭之上。感悟。如其請。御爐炭有獻。胡桃文鵝鴿色者。先生報轉運使書曰。深山窮谷之民。安知所謂胡桃文鵝鴿色者。且上方簡儉。以移風俗。顧以浮侈敗之邪。及還朝。爲上言之。上曰。朕未嘗有此也。已而以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上欲遷宗室。令憲爲太中大夫。先生言此侍從所轉官。令憲庶寮。不得遷此。祖宗法也。大將張俊部卒至彭澤無狀。彭澤令郭彥恭械之。帝罷彥恭。以俊訴也。先生言彥恭無可罪。又斥俊乞免徭役之非。又以和州被兵。宜蠲其進奉大禮絹。除自有自中出者。先生謂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嘉納之。除所部侍郎。北邊解嚴。力言防江之備不可撤。時上眷先生甚。其扈車駕親征也。甫次平江。羽檄狎至。大臣有爲進退計者。上曰。王居正必不肯爲。且將授以政。而異意者忌之。先生不自安。連章請郡。以微猷閣直學士知饒州。改知台州。陞辭諭。以將大用。御史謝祖信以危語劾之。下除待制。未幾。奉祠。屏居括蒼者三年。而上不忘也。其弟駕部居修入對。上問之曰。汝兄安在。行大用矣。嘗與御史論民牧。上舉先生守婺。免貢羅爭貢炭二事。曰。守臣若皆如此。朕更何憂。又嘗稱先生制誥得詞臣體。起知温州。秦檜之參知政事也。與先生善。閒論天下事。銳甚。及爲相。所言皆不酬。先生疾之。嘗言于上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又自謂使檜爲相。必有以聳動天下。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使行其平昔之言。檜怒甚。至是再當國。先生自知不爲所容。半年。以目疾請祠歸陽羨。絕口不及時事。書祠官之考十二。檜忌之。不置。猶奪其徽猷閣待制。先生晏如也。紹興二十一年卒。檜死。有詔復官。先生自少攻新經。及見龜山楊文靖公于陽羨。出所著三經義辯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先生益感厲。首尾十年。爲毛詩辯學。

二十卷。尙書辯學十三卷。周禮辯學五卷。三經辯學外集一卷。其在兵部時。因入對。上偶及安石新學。爲士大夫心術之害。先生進曰。臣側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上曰。安石之學。難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之說。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先生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于萬世者。不止于此。爲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條。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于是請以辯學進呈。先生卽序上語于書首。先生他所著書。有春秋本義十二卷。竹西論語感發十卷。孟子疑難十四卷。竹西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條例一卷。修。

尙書廖高峯先生剛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嘗從陳了翁遊。已受學龜山。崇寧五年進士。宣和中。爲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先生論奏無避。出知興北軍。紹興元年。召爲吏部員外郎。歷起居舍人。侍講。給事中。刑部侍郎。知漳州。秦檜當國。方主和議。召先生。先生咨于鄭邦達。邦達曰。和亦是好事。先生至闕。拜御史中丞。助成和議。改工部。尙書。終與檜不合而去。十三年卒。嘗與龜山說義利。先生曰。義利卽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爲義也。朱子言剛非詭隨者。但見道理不會分曉。龜山之言。正爲是也。雲濠案先生著有高峯文集十二卷。子四。遲過遂遽。皆秉麾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附錄

橫浦曰。新曰善者天理也。利者人欲也。舜跖之分。特在天理人欲之間而已。然天理明者。雖居勢利之中。

而不爲人欲所亂。人欲亂者，雖居仁義之中，亦無一合于天理者。此又不可不辨。昔廖剛尙書問龜山先生以治心修身之術，先生以舜跖一章使剛求之。剛旣退，謂先生門人曰：「此亦易曉耳。」先生乃以此爲問。何也？門人曰：「何不以子意之所解者爲先生言之？」剛卽入求見先生，曰：「子何來之數也？」曰：「適先生所問，剛已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其敏也。」蓋爲我言之。剛曰：「自朝至暮，孜孜爲美事者，舜之徒也；自朝及暮，孜孜爲不美事者，跖之徒也。」先生曰：「子其詳之，不可忽也。」吾正恐子誤以利作善會耳。其慎思之。剛惘然利善之難辨如此。吾黨試以此求之，爲善者心平易，爲利者心險巇。

教授趙庇民先生敦臨

趙敦臨，字庇民，鄞縣人。少入太學，見楊龜山于京師，得其指授。紹興五年第進士，授蕭山簿，郡守使者交薦之。改湖州教授，魏丞相杞汪敷文大猷皆其門人也。王尙書應麟嘗葺其遺文，爲之序曰：「斯文黃收純衣之製，太羹元酒之味也。」參延祐四明志。

憲敏高息齋先生附蔣璿

高閔，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爲祕書省正字，擢禮部員外郎，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後召爲國子司業。帝幸太學，秦熿執經，先生講泰卦胡五峯以書責之曰：「閣下爲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平生志行掃地矣。」除禮部侍郎，出知筠州。卒，贈少師，謚憲敏。先生從龜山于太學，胡文定訪士于龜山，以先生爲首稱。由是知名。和靖將卒，先生執弟子禮求見，和靖辭以疾，及卒，門人王時敏、呂稽中等問師服于先生，以從，宜答之。著有春秋集注。

梓材案集注十四卷。先生仲子得全知黃川。始取遺藁刻之。而屬樓攻媿以序。是時有蔣處士璿字季莊者。隱居慈溪。力排王氏新經。獨窮遺經。不入城市。先生每積所疑如千條。則造訪之。季莊不輕與人相接。聞先生至。倒屣迎之。小廬促膝。竟夕不倦。先生告辭。則季莊送之數里。而遙論者交重之。修

雲濠謹案。謝山爲長春書院記云。楊文靖公在太學。吾鄉人從之者多。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大。憲敏其渠也。讀憲敏春秋集注。其發明聖人褒貶義例。遠過于胡文定公也。至今說春秋者。以爲大宗。其所集厚終禮。則朱子多采用之。是時秦氏當國。思陵臨太學。憲敏講易之泰。五峯疑焉。及秦梓守明州。求婚于憲敏。不得。卒以見忤。罷官。五峯始釋然。蓋大儒之砥礪名節。一步不苟。而憲敏之無愧良友。卽其所以得統師門者也。吾鄉學派。導源慶歷諸公。至于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又案憲敏兄弟五人。長進士安世。次憲敏。次進士聞特。進聞。其一人名無考。

附錄

施氏北窗炙輅曰。高抑崇始封進劄子。以爲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上首肯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爲如何。是和氣。上爲愕然。乃曰。今疾厲不作。螟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卽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上乃默然。

又曰。高抑崇說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爲修其天爵。而人爵來從。其不來奈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若欲其來。則與修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所謂從者。非此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提舉喻湍石先生傳

喻樗字子才號湍石其先南昌人後徙嚴陵建炎末第進士先生質直好議論謁趙忠簡鼎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忠簡奇之引爲二客後都督川陝荆襄辟爲屬多所裨益卽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官校勘以忤秦檜出知懷寧縣通判衡州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玉山汪氏應辰其壻也門人知名者有程迥尤袤

玉泉語錄補

天下事只要消平不要激作

六經數十萬言只有十字能盡其義便足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者卽也仕而優便是學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非仕而優則學乎學而優便是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非學而優則仕乎春秋無褒貶聖人只如一面鏡相似是非善惡各因其實

附錄

陳唯室步里客談曰喻子才道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歎賞不如使人肅然起敬補

簽樞徐師川先生俯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以父禱死國事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門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師川故名婢昌奴每令驅使客前建炎初召爲右諫議大夫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尋簽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與趙忠簡鼎議事不合出知信州十年卒先生之歸

洪州也。欲不復來。龜山謂之曰。公免得仕宦否。先生曰。不能。龜山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逃此至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先生曰。來此恐復爲人所陷。龜山曰。顧吾所自爲者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先生受教。

運判盧毋我先生魁

盧魁。雲濠案儒林宗派。先生名奎。字公圭。邵武人。政和初進士。仕至江西運判。嘗作毋我論。爲衆所推。號盧毋我。其學多得于龜山。晚寓黔中。所著筆錄十卷。

廖先生銜

廖銜。字仲辰。口口人。龜山之姪壻也。在龜山門下。與羅豫章爲友。聚生徒于羅源南齋。議論得其壺奧。

知州林先生宋卿

林宋卿。雲濠案一作宗卿。字朝彥。仙遊人。嘗從了翁龜山學。崇寧中登第。後知恭州。奏罷貴州役。請蠲削下戶軍需絹。秩滿。以治行薦留再任。自受俸。非祿令所著者。一介不取。恭人祠之。南渡後。張忠獻凌建督先生。啣命起督府稟議。因條湖北兵籌五利。又有湖北事宜一集。督撫集議一集。及忠獻視師江上。辟宣府判官。不赴。補。

提刑黃先生鏗

黃鏗。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五年進士。龜山甚器重之。調西安丞。李忠定宣撫河東。辟爲屬。高宗拜監察御

史出提點江西刑獄乞祠。

文簡宋雲海先生之才

宋之才字廷佐瑞安人舉進士教授京兆府每言士負卓犖材皆可入聖賢之域患速售爾故深務韜養積十八年不易初官召試除正字丁母憂服除入爲校書郎遷考功郎言不可以講和忘進取歷司業權禮部侍郎乞去以敷文閣待制奉祠所著有雲海敝帚集五卷

宗義案林艾軒與楊次山書云龜山先生有一徒弟在永嘉不知其存否今考之當是宋之才也是在當時已多不識況至于後世乎他如范濟美李似祖曹令德名皆不可知矣

雲濠謹案瑞安縣志載先生起知衢州卒謚文簡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

李郁字光祖邵武人元祐黨人深之子龜山之壻也嘗謂之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何用以用若曰孔門求仁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邪先生退求其說累請而累不合澁心者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故其語學者亦曰學者于經讀之又讀而于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不置始當驟進耳紹興初以遺逸召對便殿除勅令所刪定官秦檜用事先生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遁迹西山久之起家福建帥司機宜旋移病告歸二十二年卒著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稿及詩文集朱子言龜山之徒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

李先生似祖

曹先生德令合傳

李似祖曹令德皆龜山弟子嘗問何以知仁龜山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二子尋常如何說隱似祖曰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于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子退或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祖望謹案李似祖當是光祖之弟光祖兄弟皆從龜山遊

梓材謹案西山有兄名階字進德傳見范呂諸儒學案豈亦龜山弟子耶又案龜山文集有樞密曹公墓誌銘樞密名輔字載德沙縣人其弟名朝當卽曹先生令德之名也

檢討范先生濟美

范濟美佚其名建陽人成童時從師友肄業于郡庠敝衣菲食與貴遊子弟居不少屈以苟合由進士調除宿州教授學者造門請業皆虛往而寔歸用薦者改從事郎始薛右丞自負學有師承聞先生名令諸子從游會右丞被旨編集王荆公遺文辟先生爲檢討官逾月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參龜山文集

陳先生彥

陳彥

梓材謹案先生與蕭子莊同事文靖見上子莊傳其事未詳

知州胡先生瑄別見元城學案。

州守鄒先生柄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別見上蔡學案。

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哲並見震澤學案。

隱君徐逸平先生存見下子莊門人。

史館柴先生禹聲

柴先生禹功合傳

柴禹聲字元振江山人也。同徐逸平學于毗陵。見龜山。鄒給事可久爲作潛心室銘。高抑崇在太學。嘗薦之。曾充史館。其兄禹功字懋績。晚歲亦登楊門。

教授江先生琦別見武夷學案。

縣令翁子靜先生谷

翁谷字子靜南劍人。政和三年進士。權知崇安縣。曰惟仁得民。未半年。百敵一新。有幹濟才。睦寇起。閩以鄰境戒嚴。先生團練鄉兵。守分水嶺。岌巖竹嶺。二寨屹然。時閩部三循吏齊名。曰黃端陳麟。而先生爲之首。大吏怙勢自恣。反以城守事齟齬之。先生抗辭不屈。逮繫圜扉。遠謫道卒。龜山哭之慟。謂其少而力學。惟善是爲。積厚而施薄。默堂亦哭之曰。天下共冤渠不恨。平生憂國自忘身。先生爲龜山高弟。顧學錄皆

失其本末略見默堂文集補

縣令李先生德駿

李德駿在龜山之門以唐縣令死賊補

梓材謹案謝山稟底于是條接云翁子靖亦龜山高弟而無從考其名時蓋未見默堂集也

通判童先生大定見下庶民門人

說書王先生師愈見下默成門人

檢正王彥穎庭秀

王庭秀字彥穎慈溪人政和二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高宗立臺臣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而歸願褒擢之拜遷侍御史與鄭穀力爭明受降封事出知瑞州以右正言呂祉疏諫召爲吏部郎改左司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黃潛善不合引疾奉祠歸彥穎從學龜山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趨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焜如也有女嫁任賢臣廉淑賢臣攝武昌有奉饋告其夫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日幸麤足奈何以此自污說者以爲彥穎之教也

謝山跋四明志王檢正傳曰檢正爲黃涪翁詩弟子諸志爲作傳皆排比其善行而困學紀聞撮其磨衲集論議之妄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于墨釋而以易傳成于楊謝之刪潤詆趙張二相尤力

有是哉其謬妄也。

默成講友

賢良范香溪先生浚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衛公家學

忠定李梁溪先生綱

李綱字伯紀待制夔之子其祖自邵武居無錫先生登政和二年進士仕徽欽高三朝積官至太常少卿徽宗內禪欽宗卽位除兵部侍郎金兵渡河以爲東京留守累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先生被命勤王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高宗卽位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復落職居鄂州移澧州萬安軍次瓊州放還任便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三年復祠祿居福州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力辭次年卒年五十八贈少師淳熙十六年賜諡忠定先生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未使至燕山必問先生與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著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諸集百餘卷參史傳

梓材謹案龜山爲先生父執龜山年譜紹興五年龜山八十三歲四月二十三日與先生論性善之旨翼日龜山卒是先生嘗聞道于龜山矣。

梁溪講友

右丞許崧老先生翰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子莊門人胡周四傳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別見豫章學案。

隱君徐逸平先生存

徐存字誠叟。江山人。隱居教授。學者稱爲逸平先生。從學者至千餘人。所著有五經講義。林艾軒朱子皆敬之。江山向無儒宿。其學統自正介先生周穎受之。胡安定而先生繼之。

梓材謹案。柴元振傳言其同先生見龜山。衢州府志亦言先生從龜山學。然攷袁蒙齋爲先生集序云。逸平自言其學得於蕭先生。蕭先生得於龜山楊先生。蓋出於伊洛之學者也。樓攻媿爲江元適墓誌云。聞南塘徐誠叟之名。其學本於伊川。據此則先生殆由蕭氏從龜山。因以得伊川之傳者也。

默成家學

顯謨潘先生時別見元城學案。

通判潘矯齋先生好謙

潘好謙字伯益。松陽人。于默成爲同宗。默成爲作矯齋記而受教焉。性嗜文史。恂恂而馴飭。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卒。參宋文憲集

默成門人

說書王先生師愈

王師愈字與正金華人紹興間登第官至崇政殿說書補

梓材謹案朱子爲先生神道碑云潘舍人義榮奇之召致門下教視均子侄與見龜山楊公受易論語之說公又自從東萊呂舍人居仁問知中朝諸老言行之懿二公皆器許之是先生本以潘氏門人受教龜山而又及紫微之門也

雲濠謹案萬歷金華府志載先生乾道中除金部郎官召見言事御札俾奏嘗稱其有諫官才罷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丐祠卒其爲政仁恕而綱目整齊朱子爲作墓誌稱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云

庇民門人

文節魏碧溪先生杞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趙庇民高弟也紹興二年進士以薦擢太府寺主簿累遷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先生嘗爲金通問使正敵國禮損歲幣以不辱命由庶官一歲至相位帝方銳意恢復先生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出知平江府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卒諡文節參史傳

謝山碧溪魏文節公祠堂碑銘曰文節本家焦山以受經於趙公庇民來鄞定居溪上既退休東閣之客最多若張武子王季羣之詩葛天民之怪柴張甫之使無所不集溪上風流於斯爲盛文節於孝皇時最稱重臣其使金不屈卒正國書用敵國禮功尤大秉鈞西府惜乎未見其用及投閒溪上

絕口不道時事。飄然人外。宏獎風流。不特吾鄉十八宰執之傑也。

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

汪大猷字仲嘉。號適齋。鄞縣人。贈少師思溫子也。登紹興進士第。累官至敷文閣待制。謚莊靖。先生生而岐嶷。四歲誦孝經。能對客問學。中所講論語孟子。輒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儕輩皆畏之。登第後。嘗習宏辭科。應用之文。足以行意。出爲州縣。守將多委以箋奏。南宮名表一出。士林誦之。孝宗朝。爲給事。咨訪時政。陳奏無隱。經筵講義。進故事。論治道之要。務爲實用。先生父少師。深仁厚義。稱於世。嘗曰。事上行方便。物物上有益。此吾志也。先生實能推廣之。居鄉。學校。浸圯。勸率巨室。且爲之文。謂崇釋老之居。以邀福澤。不如新夫子之宮。以助風化。凡里中義事。多自先生倡舉。晚以白太傅自况。真率之約。未嘗以爵齒上人。樓攻媿謂其內行修飭。名節純全。放於古之完人。先生庶幾無憾焉。有適齋存稿二十冊。手抄書曰適齋備忘十七冊。取唐宋名公詩集編爲詩韻四十冊。又有漫錄訓鑒等書。參樓攻媿集。

附錄

汪玉山與敷文兄書曰。諸子失學。非細事。此正是著力時。若半路上落下。他日悔之無及。浮屠家比之如抱雞子。須暖不斷。補

梓材謹案。此條從玉山學案移入。敷文卽適齋先生。三江汪氏皆一家。故稱敷文兄。而以家學相勉。云。又謝山所錄玉山人文集。又有與汪叔嘉一條。叔嘉疑卽仲嘉之異。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

童大定字持之奉化人。事鄉先生趙庇民。總角入鄉校。會舍法罷。遊京師。中左學選。所交皆一時名士。高侍郎抑崇以其天資粹美。盡以所聞相授。復從楊龜山先生遊。就正所學。靖康之亂。歸徧取古今書讀之。造詣益邃。紹興癸亥。再入太學。尋以母憂去。起復。獨不謁時相。登進士第。調漢陽尉。親履畎畝。正其經界。收漁戶稅。不私一錢。調永嘉丞。轉江東漕屬。所至有善政。改宣教郎。授徽州教授。轉奉議郎。通判靖江軍事。解秩歸。參四明舊志。

持之講友

通直舒德觀先生黻

舒黻字德觀。奉化人。廣平先生璘之父也。最與童持之講學相睦。陸文達復齋謂其溫恭。足以警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持之故龜山弟子也。遂爲廣平婦翁。補。

息齋門人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見上庇民門人。

高國任先生材。別見和靖寧案。

湍石門人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朝奉程沙隨先生迴

程迴字可久。號沙隨。由寧陵徙居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嘗受經學於嚴陵喻氏。

著古易章句十卷。易傳外編。古易考古占法各一卷。又有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辯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子稱其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其高第曰高元之。

文簡尤遂初先生表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間登進士第。官至禮部尙書。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文簡。先生少從喻湍石游。乾淳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先生時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以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真僞相亂。爾。付出戒敕之。先生卒數年。韓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先生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

雲濠案先生著作甚夥。久佚無存。今惟遂初書目及梁溪壘一卷行世。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少從喻樛汪應辰遊。則先生又及玉山之門。

尤延之語

仕而報怨私也。仕而報恩亦私也。補

附錄

孝宗將內禪。先令皇太子議事。遂初以常少兼諭德。上書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事所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合大小。一啓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且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閒之萌。每開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章令德。太子答曰。可謂見愛之深。補

師川門人

隱君曾艇齋先生季狸別見紫微學案。

西山家學

隱君李澹軒先生呂

李呂字濱老。一字東萊。西山先生郁之再從子也。學於西山。年四十。卽棄科舉。讀易六十四卦。皆爲義說。百家無所不觀。而尤留意通鑑。手鈔至數四。於其中興衰得失。論者又數百篇。聚族千指。昕夕擊鼓集衆。致禮享堂。前後聚揖。自少至老。不以寒暑廢。或勸少休。先生曰。身率猶怠。况自怠耶。爲會宗法。歲時設遠祖位。合族薦獻。聚拜飲福。秩然可觀。學務躬行。深惡口耳之習。教人循循善誘。故不喜言貨財。苟可用物。利人。則勇爲之。如立社倉。養下戶。不舉之子。創屋療旅病。朱子嘗爲之記。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而不遇也。所著有澹軒集十五卷。子閔祖。見朱子弟子學案。修

附錄

先生晚與朱子契。其學甚著。有周易義說。每言易在識時權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則反

害易矣。

龜山續傳

宣教黃先生樞別見紫微學案。

逸平門人胡周五傳。

州守鄭先生升之

鄭升之字公明。江山人也。師事逸平。以進士除學官。嘗言學術之害。莫甚於老莊。乞勿命題。召試館職。累官吏部郎守賀州。所著有鄭賀州集。

通判江玉汝先生介

江介字邦直。德興人。少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爲利祿爾。亟走謁徐逸平於常山而師之。官進賢令。以旱賑卹有勞。勞縣吏多受賞。先生曰。子飢而母乳之。何嘗爲。會詔蠲民田半租。先生以爲輸租之弊。雖合勺必取盈。若但蠲其半。僅有利於大戶。彼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仍一升也。不若取貧民三升以下者。悉蠲之。部使者程大昌以聞。從之。大昌喜曰。君雖官止百里。而惠加一路。隆興帥守龔茂良尤重之。改興國令。陳其邑五事。時不能用。轉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東川大饑。總領主餉不豫民事。先生請以庫之羨錢賑之。遂昌守李燾亦亟稱之。通判恭州卒。所著有王汝堂集。先生誠懇敦重。有得於龜山之傳。其於逸平諱日。爲不御酒食者終身。兩宰縣。可比古之循吏。門人以程端蒙爲最。

漕使柴退翁先生瑾

柴瑾字懷叔江山人也師事逸平以進士倅番陽歲飢便宜以常平米發賑太守難之答曰設有咎下官當自受之入爲殿中待御史福建漕使有退翁集

鄭先生雍

陸先生律合傳

隱君江先生泳合傳

柴先生衛合傳

鄭雍字德和陸律字子通西安人也江泳字元適柴衛字元忠江山人也皆師逸平補

雲濠謹案樓攻媿誌江元適墓云世居衢之開化元適蓋在南塘之門得其傳而不仕者南塘謂逸平也。

周先生賁

周先生孚合傳

周賁字彥約與其弟孚字彥信亦事逸平補

梓材謹案萬氏儒林宗派載二周先生皆江山人

矯齋家學

潘先生景夔

潘先生景尹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說書家學

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縣令王先生治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碧溪門人

文懿陳菊坡先生居仁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特進膏娶鄞汪氏女因家焉建炎三年先生於奉化少長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由管庫兼檢討官丞相壽春魏公使金先生嘗學事之辟先生爲書狀官時和戰未決先生以身許魏公魏公察無懼色喟曰仁者之勇也卒成禮而還爲御史奏言李巖莫濟宜召用又上選武臣恤士卒寬逋負省叢脞諸疏凡有所聞抗言無避先生五綰郡組仕至華文閣眞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事君臨民自信無愧慶元三年卒於家諡文懿先生學問深醇文辭溫潤周益公尤愛重之嘗薦於孝宗曰臣交游多矣耐歲寒者惟陳居仁一人歷仕中外惜官物如己物治公事如私事公退則便坐蕭然凝塵滿室澹如也遂以澹名室喜讀故書尤熟於班左摘其精要爲一編名曰擷芳有奏議制稿二十卷詩文雜著十卷學者稱菊坡先生參樓攻媿集

管庫張雪窗先生良臣

張良臣字武子一字漢卿襄邑人家於四明篤學好古擢隆興進士第從魏文節史忠定遊二公薦士如林先生獨芒屨藤杖日與高逸往來其間不復以名宦爲念洎熙末始管庫行都朝士稍稍知而愛之而

病不可爲矣。著有雪窗集。先生試南省。文節爲參詳官。攜三策以見。知舉張燾曰。此文拙古。必故人張武子所作。使欲得士。願以進。燾許之。撤試。果先生也。文節晚居小溪山中。日從醜唱。參延祐四明志。持之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舒氏家學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沙隨門人

高萬竹先生元之

高元之字端叔。武烈王瓊之七世孫也。建炎間。衣冠南渡。父寓籍明州。因家焉。家貧無書。得易一編。口誦不輟。數日忘盥櫛。後受易春秋學於沙隨程氏。時傅伯成爲郡教授。少許可。折節與之交。由是鄉學者數百人師事之。作變離騷九篇。五上禮部。卒不第。而門人俱顯仕。將死。屬書樓攻媿。以歐陽子南省白欄求誌文。貧不能葬。門人會葬。立祠。歲時祀之。號萬竹先生。先生事親孝。貧能輕財。復喜言兵。凡陰陽方技九流之說。悉能究其指歸。參延祐四明志。

祖望謹案。萬竹先生遇老校退卒。與之談中原及兵家事。抵掌慷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

謝山高氏春秋義宗序曰。端叔受學於沙隨程氏。學日以博。故其於周易於毛詩於論語。皆有撰著。

而撫拾之富。至三百餘家者。春秋也。爲書百五十卷。先是高憲敏公息齋。曾有春秋集注。而端叔繼之。故吾鄉稱爲春秋二高。不以名位甲乙也。

御史宋先生元之

宋先生元龜合傳

宋元之字伯允。餘姚人也。與弟元龜同受易於沙隨。舉進士。光宗受禪。求直言。先生極言官爵冗濫。士風不競。宰相倚阿。佛老蠹民。武事廢弛。皆切中時弊。召赴行在。賜對。請得劇邑自效。知弋陽。輔臣薦其可任。臺諫乃自廬州判擢御史。抗章言蘇師旦不法。以中旨罷。補

曹无妄先生建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澹軒家學

帥幹李綱齋先生閔祖

李先生相祖

縣尉李先生壯祖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玉汝門人胡周六傳。

太學程蒙齋先生端蒙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菊坡家學

清敏陳先生卓

陳卓字立道。文懿公菊坡第五子。壯歲登進士第。宦意泊如也。其守寧國。以中書舍人補外。道由臨安。丞相史彌遠欲見之。先生謝不往。爲翰苑官。草詔告中外。讀者咸感動。端平二年。簽書樞密院事。未幾。丐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退居十六年。卒。年八十有六。諡清敏。樓攻媿稱菊坡精力德量。舉不可及。立道則於再世見之矣。參延祐四明志。

參議陳西麓先生允平

陳允平字君衡。文懿之孫。清敏之弟之子也。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祥興元年。先生與蘇劉義書。期九月以兵船下慶元。當內應。爲怨家所訐。且言禮部尙書高衡孫等三十餘人皆聯署。時張宏範督師南下。遣招討使王世強圍捕。同官袁洪解之。得釋。後以人才徵至北都。不受官。放還。善詩辭。與吳文英翁元龍齊名。參袁清容集。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題陳西麓監丞入慈湖。然考其事略。絕不言其師承。不如附列陳氏家學爲得。

菊坡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別見慈湖學案。

雪窗家學

張先生時

張時一名廊。字居卿。雪窗先生良臣子。謫於徽。補

遂初續傳

尚書尤木石先生燭別見水心學案。

卷二十六

廬山學案表

游酢——	呂本中別為紫微學案。
附兄醇 明道伊川門	曾開——從孫集
人。 安定濂溪再	陳侏——子長方
傳。	子少方並見震澤學案。
	江琦別見武夷學案。
胡寄國別為武夷學案。	
陳瓘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並廬山講友。	

廬山學案

祖望謹案廬山游文肅公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其弟子亦不振五峯有曰定夫爲程門罪人何其晚謬一至斯與予從諸書稍搜得其粹言之一二述廬山學案

梓材案謝山序錄刊本稱游肅公而虛氏所藏彙底作文肅公肅公或因下卷序錄尹肅公而譌

二程門人胡周符傳

敏肅游廣平先生醉附兄醉

游醉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世所交皆天下英豪先生雖少當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進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先生來職學事先生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越州蕭山尉侍臣薦爲太學錄除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忠宣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忠宣移穎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忠宣罷先生亦請外簽判齊州丁憂服除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主祠後知漢陽軍再乞祠後知舒州再知濠州罷歸家寓歷陽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先生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先生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雲濠按楊龜山集有先生墓誌稱所著易說等書外復有廬山集十卷考之年譜亦合久無完本世所行者乃撮拾各書合爲四卷

廬山遺文

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二義之有隆污。三極之道。皆原於易。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平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於人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尙。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於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興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榮心易傳序。

梓材謹案謝山序錄云。從諸書搜得其粹言之一二。知是書原底。必有鷹山粹言。而今已矣。姑錄其遺文一條。

附錄

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

雲濠按此條爲楊文靖語。

伊川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又曰。游酢讀西銘。已不能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又曰。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

道。就上而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翦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上蔡語錄。

呂紫微曰。定夫後更學禪。大觀間。某以書問之云。儒道以爲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於聖人。佛道去此。則何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常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鄉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物者。自不以爲然也。

朱子記先生祠堂曰。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詞章。皆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尙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著。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卻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徧。卻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語。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薰炙得甚廣。

廌山講友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爲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別爲陳鄴諸儒學案。

廌山門人胡周三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侍郎曾先生開

曾開字天游吉甫之兄也。其先贛人。徙河南。崇寧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從學廣平。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先生天性孝友。厚於九族。信於朋友。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蓋有所自云。

錄事陳侁先生

陳侁字復之。長樂人也。進士。雲濠案先生嘗爲洪州錄事。卒于官。與陳了翁善。了翁謫嶺外。先生以書賀之。凡數千言。由此得罪。先生有志伊洛之學。乃從廣平游。氏受業。得其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要。故雖以了翁故被譴。不改其節。晚年遣其二子與王信伯游。所稱唯室先生者也。補

教授江先生琦別見武夷學案。

曾氏家學胡周四傳

知軍曾先生集

曾集字致虛。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曾正中字致虛。又一條云。曾中節致虛。並與此異。俟攷。吏部尙書楸之孫也。紹興閒。累官知南康軍。勤理庶務。篤信二賢。先生承其從祖天游吉甫二先生之學。而於東萊爲中表。又從南軒。

粹材謹案是傳從南軒學案移入。以其本承家學也。

陳氏家學

講官陳唯室先生長方

陳先生少方並見震澤學案。

卷二十七

和靖學案表

尹焞	——	呂和問	李繪	子季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材從子。 伊川門人。	呂廣問	呂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安定濂溪 水百源再傳	呂稽中	呂堅中		
	呂弼中	——	子大器	
		子大倫		
		子大猷		
		子大同	並見紫微學案。	

馮忠恕

祁寬

王時敏

劉芮 別見元城學案。

徐度 林憲

陸景端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虞仲琳

高材 子公亮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高選

韓元吉 子澆 別見清江學案。

邢純

程暉

蔡迨 子武子

蔡仍

徐正夫

黃循聖

沈晦

□伯充

羅靖

羅竦

並二呂講友

滕愷

節夫學侶

私高閔別見龜山學案。

蘇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張繹

馮理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蘋別爲震澤學案。

並和靖講友。

和靖學案

祖望謹案和靖尹肅公於洛學最爲晚出而守其師說最醇五峯以爲程氏後起之龍象東發以爲不失其師傳者良非過矣述和靖學案

梓材案是卷黃氏本有作和靖學案語略今移于和靖傳後

伊川門人胡邵再傳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

伊焯字彥明一字德充祖源字子漸與弟洙並有名世爲洛人叔材亦以學行顯遊於司馬溫公邵康節之門

梓材案此下原有溫公入相材以遺遜薦爲學官康節所謂洛中三賢之一也二十三字以己爲材立傳于涑水學案節之

先生旣家世耆宿少聞長者之教年二十爲舉子因蘇季明以見伊川紹聖元年發策有元祐邪黨之問先生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伊川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元年諫官范致虛攻其爲程頤羽翼靖康元年五十五歲种師道薦其學行可備講說召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放還明年金師陷洛闔門

被害。先生死復甦。轉徙長安山谷中。劉豫僭號。以禮聘。先生不至。夜渡渭水。流離至蜀。張公浚宣撫川陝館之。張公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先生曰。不然。好善優於天下。乃爲至爾。蓋規張公之自是也。紹興五年。侍講范公冲舉先生自代。高宗謂侍臣曰。昔召程頤。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焯可依例。令宣撫司津遣赴行在所。先生累辭不得。設祭於伊川。乃上道。其辭有曰。有補於時。則未也。不辱其門。則有之。至九江。諫官陳公輔有疏攻程學。先生止不進。上奏曰。焯師程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時張公入相。上章復薦。詔江洲津遣入見。力辭。高宗曰。知卿從學程頤。待卿講學。不敢有他也。加祕書郎。八年。除祕書少監。每當赴講前一日。必沐浴更衣。置所講書於案上。朝服再拜。齋於燕室。學者問之。先生曰。吾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則反之。欲以所言感悟人主。安得不敬。一日。高宗問先生曰。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先生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云。獨夫紂。洪惟作威。高宗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讎乎。先生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謂丞相趙鼎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爲君。便是獨夫。不如尹焯之明白也。解論語以進。高宗又謂趙鼎曰。尹焯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鼎曰。陛下可謂知人矣。高宗又問先生。卿之粹厚。何以臻此。先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高宗笑而然之。高宗好看黃山谷詩。先生曰。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何用。未幾求去。高宗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學問淵源足爲後學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以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仍侍經筵。除試大理少卿。權禮部侍郎。秦檜獨相。力主和議。先生上疏言其不可。又遺書於檜。檜大怒。旣除徽猷閣待制。先生言職在勸講。庶

有發明。當去一。貪戀寵榮。遂移素守。當去二。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當去三。以病乞去。更獲超遷。當去四。國典禮經七十致仕。當去五。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尋遷一官致仕。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於會稽年七十二。疾革。門人稱遺表。先生曰。某一部孟子解。便是遺表。伊川嘗言。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又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程門學者。龜山與先生最後死。先生窮居講論。不肯少自貶屈。拱手斂足。卽醉後未嘗別移一處。在平江累年所用。止有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一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先生在經筵。每自不安。曰。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故急急求去。然則先生之用於世者。固未盡也。所著有論語孟子解。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

孟子解。而無論語解。其門人王時敏別編所著爲和靖集八卷。

百家謹案和靖在程門。天資最魯。而用志最專。嘗自云。某不逮張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尙未有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然某雖愚鈍。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伊川然之。朱子云。和靖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又云。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持守涵養處。分外親切。可知學不在多。只在功專志一。林拙齋紀問。紀尹和靖先生家居。終日竦然。家人問饑渴飲食。然後唯阿應之。不爾不言。不想見其專功靜度矣。其後林拙齋之後有東萊。陸子正之後有艾軒。皆名世大儒也。

和靖說

學者切不可以富貴爲大事。富貴儻來之物。纔役心於此。則不可爲學矣。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孟子說心。非說性也。

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

孟子說三樂處極好玩味。一歸之天。二歸之己。三歸之人。王天下則果在外也。

鄉黨一篇。門人弟子寫出一箇聖人之德容。學者當潛心焉。

中庸自仲尼祖述而下。至無聲無臭至矣。言孔子之大。鄉黨一篇自始至終。言孔子之小。子思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梓材謹案此與鄉黨云云。本作一條。今畫爲二條。

某昔在涪陵千佛寺居。扁坐處曰三畏齋。至此復取舊額扁坐榻之前。聊以自警。後因看人編伊川師說。說三畏處曰。畏天命。不負所畀付。畏大人。亦以自畏。畏聖人之言。以目進德也。某不覺愧於中者累日。蓋平日以是名齋。自謂有深得。且如畏聖人之言。只是謂道之所在而已。又何嘗推得到此。乃知伊川凡語言必推用於己。自此亦當少戒。輕爲人解釋聖言也。畏大人時。且如端莊而坐。亦所以自畏也。

某昔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卦。以某觀之。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伊川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

讀聖人之書。須是有所自得。且如論孟。從少知是孔子孟子之書。不敢說爾。非真知也。要如不知有孔孟。而知爲孔孟之說。乃所謂真知爾。

梓材謹案原本和靖師說二十四條。今別標和靖文集者一條。移爲附錄者五條。移爲祁氏師說者二條。移爲王氏師說者八條。

和靖文集

程先生遺書。雖以講說而傳。亦以誦解而陋。况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誤。豈惟無益。害又甚焉。進論語序

慈溪黃氏曰。程門之傳。惟先生最得其正。其餘率染異論。先生此語。蓋有爲而發。

宗義案和靖只就敬字上做工夫。故能有所成就。晦庵謂其只明得一半。蓋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和靖用得敬一半。闕卻致知一半也。愚以謂知之未致。仍是敬之未盡處也。以識仁篇論之。防檢似用敬。窮索似致知。然曰心苟不懈。何防之有。則防檢者是敬之用。而不可恃防檢以爲敬也。曰存久自明。安用窮索。則致知之功。卽在敬內。又可知也。今粗視敬爲防檢。未有轉身處。故不得不以窮理幫助之工夫。如何守約。若和靖地位。謂其未到充實。則可於師門血脈。固絕無走作也。

附錄

先生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亦得大學西銘看。

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先生獨能力行之。先生言伊川先生教。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爲。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伊川先生自涪陵歸。焯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爾。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先生曰。靜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於伊川。先生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論動靜之際。聞寺中叩鐘。和靖曰。說著靜。便多一箇鐘字。說動亦然。伊川領之。和靖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一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斬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來。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便是誤他一生。伊川領之。初奔蜀。止于涪。涪爲伊川讀易之地。闕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又語人曰。放教虛間。自然能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邢叔端一日歸。謂先生曰。府中諸公謂先生官已四品。雖小衫自當用紅鞵帶。先生笑曰。某已致仕。自是

無官。何用此爲。皂帶不足。又要紅鞵。紅鞵不足。又要兼金。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心一而已。移來移去。至於熱中。則無不爲矣。

李泰發曰。和靖之學。眞所謂絜靜精微。

朱子曰。和靖口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如此使是平日缺卻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黃東發曰。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絕口未嘗談禪。斯道之碩果不食者也。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極尊先生。謂其能守師門之說而不變也。獨其論先生之辭官。則曰。天生人才。分量各殊。如先生者。實德有餘。歷死生患難不變。惟兢兢然保其身於無過。使當承平。羽儀天朝。厲風俗可矣。南渡何時。忠臣勇將。廢置不用。坐觀中原之傾覆。一時大臣。方且連年趣迫。強致先生。以文太平。建武投戈。講藝之實。恐不其然。然是豈先生之所樂聞哉。故其第十五辭免狀。有曰。方今國步尙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緩急。宜先俊傑。以濟艱難。自首書生。何益事功。嗚呼。此先生痛心之言。豈尋常辭免之云。讀之令人太息。是黃氏頗以先生之短於經世爲惜也。予則謂不然。先生之才。未必肆應。然使高宗果用先生爲相。必不斥趙忠簡。張忠獻。李莊簡。及韓劉諸驍將。而殺鄂王矣。則於恢復何難之有。朱子之論龜山。與黃氏之論先生。大略相同。夫欽宗何嘗能用龜山。若能用之。則龜山便能用李忠定。種忠憲。而於攘復何難之有。惟其用之不固。而但欲置之朝列。希太平之自致。是則可爲太息者也。

和靖講友

博士蘇先生兩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張恩叔先生繹

馮東臯先生理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別爲震澤學案

和靖門人胡邵三傳

呂節夫先生和問

呂和問字節夫文靖公夷簡從曾孫弟廣問仁夫主婺源簿奉先生以俱又有維揚羅靖仲恭竦叔恭亦來客焉於是李仲參父子得從之遊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學焉參朱子文集

知州呂仁夫先生廣問

呂廣問字仁夫和問之弟南渡始家寧國之太平先生自少一拔能文年二十卽貢太學登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屢辟主管機宜文字尋罷屏居黃山之隅怡然若無意于世者以流寓恩監西京中嶽廟選主德安招輯流亡建學舍以教其子弟官至權禮部侍郎除集賢殿修撰知池州徽州先生少時家貧兄弟奉親至孝聚族數百指無閒言賓客過之疏食菜羹講論道義終日不厭參南澗甲乙彙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計議呂先生稽中

呂稽中字德元。本中兄弟行也。張公浚宣撫川陝。辟爲計議官。尹和靖入蜀。先生是依。和靖謂之曰。吾老矣。此事當屬之子。學者來問。和靖以屬之。先生曰。不殊於吾。和靖卒。爲誌其墓。

縣令呂景實先生墜中

呂墜中字景實。本中兄弟行也。其官祁陽令。胡致堂爲作學宮記。稱其服勤。和靖左右有年。今試之政事。先生與馮忠恕。祁寬。同記和靖語。

駕部呂仁武先生弼中

呂弼中。梓材案。弼中原作闕中。誤。字仁武。東萊郡侯第三子。累官駕部員外郎。嘗從其兄遊於和靖之門。東萊之大父也。

知軍馮先生忠恕

馮忠恕字貫道。汝陽人也。其父東臯處士。理與和靖同學於洛。至必同處。靖康初。和靖被召赴闕。先生從之遊。紹興中。先生爲黔州節度判官。和靖寓涪。遂畢所學。後知梁山軍。

隱君祁先生寬

祁寬字居之。均州人。雲濠案。均州一作均陽。南渡後。寓廬山。隱居不仕。和靖作論語解。稱先生與王呂諸公與有力焉。王樞密庶與之善。

祁氏師說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諭。先生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著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曰。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粹材謹案。此段前後統載伊川學案。百家案云。此條爲祁居之所記。內稱先生。則尹和靖也。今併歸於此。

先生嘗書數句說易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於三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吾之言。寬問之。先生曰。吾看易逆數也。故有是說。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之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之欲傾也。

隱君王先生時敏

王時敏字德修。上饒人。有師說三卷。記和靖之語。和靖卒。先生爲之立後。其教人云。一者要識一媿字。與恥字。一日問難紛然。先生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了中卻不見。朱子嘗以書問和靖之學於先生。

王氏師說

先生每與時敏講書。必具衣冠。或深衣。講畢。則曰。盡誠及物者我也。誠之者。其在子乎。或引呂與叔中庸後曰。諸君有意。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自爲。嘵嘵無益。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先生曰。學者不可無師友。師道嚴。須是友。觀易兌卦。全說朋友。公且看樊遲問仁。孔子告以愛人。問知。告

以知人。孔子竭始終言之。當時樊遲無所進。故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復無所進。及退而見子夏。且以舜湯之事言之。然後釋然不復問。朋友之得。可謂多矣。因言某昔從伊川。問不切。只是不答。若要切切惻惻。是朋友。

時敏欲學讀孟子。問曰。孟子不知誰解得好。先生曰。無出趙氏。公且看趙氏注。因曰。某被旨解孟子。孟子逐段自說分明。今更不復解。但與逐段作一說。提其要而已。

時敏因侍坐。語及孟子。先生曰。近來看得如何。對曰。數日看得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先生大聲曰。如斯而已矣。旣而曰。盡得此。便是聖人。

先生謂時敏曰。賢在此。飲食恐粗糲。時敏起謝曰。時敏田家子。本無食祿分。今來分先生祿食。大段僭越。豈問其粗糲。先生大笑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今士大夫好事治飲食。所謂養其小體爲小人。因目其左右云。

有新第人來見先生退。先生爲時敏講論語第七篇。呂憲又送改官文字邢叔端。舉家甚喜。先生曰。人心固不足。秀才望得解。得解望及第。綠衫望緋衫。緋衫望紫衫。何時是已。此所謂小人長戚戚。因曰。前輩各別。歐陽公及第後。棄其所業。與伯祖師魯習古文。近來如謝顯道楊中立。皆因及第後來歸伊川。時敏歸語呂丈。呂曰。先生長者。說話有益。某祖父侍講在家。亦有新第人來見。是親戚。不欲言其名。久之曰。某待將三經新義編成門類。以便學者。侍講曰。公更待應舉邪。其人大慚。

呂紫微書問釋氏輪迴之說。先生謂時敏曰。居仁泥於生死輪迴。某已作書喻之。引潮以喻輪迴。賢他日

見渠作某拜意問渠今世既做了中書舍人。後世更要做宰相。輪迴之說。佛家之愛便宜也。未幾呂再書至云。既無輪迴。人何苦爲善而不爲惡。先生笑曰。只這裏便是私心。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中。其本甚善。幾曾教你爲惡作賤。他來得之太虛。還之太虛。我在何處。先生愛潔淨。地有污穢。必去之。嘗說某只有這些克不去。時敏問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若非禮之視聽言動。亦須如此克邪。先生曰。是也。因言伊川亦如此。一領黃衲道服。至破亦潔淨。嘗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

雲濠謹案。諸條所謂先生。皆謂和靖。蓋德修與韓尙書元吉同師。和靖尙書子澆著澗泉日記。謂德修云。先公友也。從呂居仁學。居仁薦之尹和靖。江西通志云。嘗從東萊呂氏游。謂大東萊爾。儒林宗派以爲小東萊門人。誤矣。

提刑劉順甯先生芮別見元城學案。

侍郎徐惇立先生度

徐度字惇立。睢陽人。太宰處仁子也。太宰在政府。晚譽不終。先生獨刻意爲學。嘗問和靖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和靖曰。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以蘇氏戰栗之說爲問。和靖怫然曰。訓經而欲新奇。則亦何所不至矣。先生官至吏部侍郎。寓居吳興之弁山。嘗與汪文定公諫上光堯尊號。長於典故之學。

雲濠謹案。先生嘗著郤埜編三卷。陸放翁劍南集有是書跋語。

梓材謹案先生又有國記五十八卷。陳直齋曰：其書詳明，頗得中，而不大行于世。鄧學有魏邱舊書傳得之，是吾鄧藏書之最先者。

監稅陸子正先生景端

陸景端字子正，本海寧人。其後居吳，父韶之任察官，以風流文采爲時所宗。先生學於和靖，學問精深，造履清白，橫浦極稱之。其任監稅時，嘗以書託之常中丞同曰：謂稅場體例多貪饕，此郎乃能孤立其間，中丞試引之座末，問以利害，當知其所存矣。先生官位所至，無可考。晚年以和靖之學傳林艾軒，見於宋史。艾軒傳而失載其名，予讀施彥執北窗炙輠乃得之，因並得其說經之言二條，亟喜而傳之。補

梓材謹案謝山于艾軒學案序錄言：陸氏亦從信伯游，是先生亦震澤門人。

附錄

施氏北窗炙輠曰：子正謂子曰：孟子論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伊川則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其下止曰養而無害。介甫則以至大至剛爲句，以伊川爲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氣。于直字毫無功用。以介甫爲句，直字方有力。予深喜其說。

又曰：子正論易曰：習坎有孚，惟心亨，未得其說。偶一日間晝臥，乃聞隔壁兩脚夫當渡江，其一曰：錢塘江甚險，汝託得此心否？某乃撫席而起曰：此有孚，惟心亨說也。舊說君子雖處險，而其心常亨，其實不然。甚與子合。

教授虞先生仲琳

高國任先生材

節推高德舉先生選會德

虞仲琳餘姚人爲永嘉教授和靖云虞君鄉論甚美於此道信之極篤每相見多言及此同邑高材字國任高選字德舉皆登和靖之門

梓材謹案孫燭湖集有云吾鄉有古君子曰高國任及登和靖尹公思齋高公之門思齋當作息齋傳寫之譌爾

雲濠謹案高先生選與弟邁皆紹興間登第先生官武當軍節推

尙書韓南澗先生元吉

韓元吉字无咎開封人少師維之元孫學於和靖而友朱子東萊其培也徙居上饒前有澗水自號南澗翁累官守建州大興學校召爲吏部尙書龍圖學士潁川郡公符離之役南澗以長書上魏公言不可輕舉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於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憊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一大將其權謀智略素不外見有前敗於尉橋矣有近颯於順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樂毅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彼復來攻何得不戰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以和爲擬議之策以守爲自強之計以戰爲後日之圖自亮賊之沒彼嘗先遣使於我今又一再遣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閒待之魏公不聽所著有南澗集其輯河南師說以和靖居卷首雲濠按先生著南澗甲乙彙二十二卷子澆別見清江學案補

梓材謹案先生子澗泉日記云張子韶在道山時先公得遊其門是先生嘗從橫浦遊矣。

安撫邢先生純

邢純字叔端和靖壻也爲浙東安撫官時和靖依之因卒於會稽。

縣令程先生疇

程疇梓材案先生乃伊川之孫和靖壻也爲桐廬令和靖嘗依之。

縣令蔡先生迨附子武子

蔡迨字肩吾許昌人文忠公齊之孫流落川蜀韓南澗典銓日以文卷相訪南澗奇之既薦之又作品說以送之議論從容有故家典則爲桂陽令以卒其子武子亦俊爽好友參澗泉日記

蔡先生仍

徐先生正夫合傳

黃先生循聖合傳

蔡仍與蔡迨爲二蔡及徐正夫黃循聖不可考或曰皆從和靖於虎邱補

直閣沈先生晦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選之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幹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張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因得還真爲給事中高宗卽位歷知信州明州處州移守婺州又知宣州建康鎮江兩浙西路安撫使尋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蓋其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參史傳

附錄

朱子曰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梓材謹案朱子此語則知元用之于和靖固在答問之列故爲補其傳云

□先生伯充

伯充佚其氏嘗問學道緊要於和靖和靖曰只要閑邪存誠他日又問亦曰閑邪存誠而已他日又問和靖正色責之曰公要許多言語做甚只待要資談柄若只恁做將去自然有所入也

附錄

林拙齋紀問曰伯充嘗作小詩道其欲學問之意貼壁閒舍人見之曰莫只做說話了

二呂講友

教授羅仲恭先生靖

羅叔恭先生竦合傳

羅靖字仲恭其弟竦字叔恭故開封人也徙居江都私淑程氏之學南渡初東萊呂和問廣問兄弟以和靖弟子講學婺源先生兄弟適往從焉淵源相合以河洛微言共相發明婺源人呼爲四先生仲恭嘗官教授予讀周少隱太倉稊米集與二羅倡和詩極多且備述其避兵遇賊被毀諸事李似之竹谿集亦有與二羅往還詩然究之莫知先生所以私淑程氏者自何人也而攷之志乘竟無有及之者向非朱子之文則先生兄弟泯然矣補

節夫學侶

司戶滕溪堂先生愷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幼穎悟好學邑簿呂廣問兄和問尹和靖高弟也客于此先生與爲師友紹興五年進士調信州司戶參軍以漕檄差考南康軍假道歸迎母就養卒于道朱子稱其才智傑然遠過流輩甚惜之參姓譜

和靖私淑

憲敏高息齋先生闕別見龜山學案

節夫門人胡邵四傳

隱君李鍾山先生繪

李繪字參仲婺源人絕意科第築室鍾山朱子嘗與程洵過之講論極稱其文卒表其墓著有論語西銘解子季札從朱子學參江南通志

仁武家學

倉部呂先生大器

奉議呂先生大倫

呂先生大猷

呂先生大同並見紫微學案。

惇立門人

林雪巢先生憲

林憲字景思魯人也。初寓吳興。後寓臨海。從徐惇立遊。工詩學。韋蘇州尤延之。楊廷秀極極稱之。所著雪巢小集二卷。先生貧甚。壻于賀氏。顧辭隘田不受。則有得于和靖之教者矣。補

子正門人

文節林艾軒先生先朝別爲艾軒學案。

國任家學

高先生公亮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南澗家學

庶官韓澗泉先生澆別見清江學案。

南澗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鍾山家學胡邵五傳。

李先生季札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二十八

兼山學案表

郭忠孝——子雍——	謝諤——	歐陽朴
伊川門人。安定濂溪再傳。		孟程
		左揆
		曾震——
		子克己
		子克允
		子克寬
		子克家
		曾機

曾零

黎立武

二郭續傳

蔣行簡

邵伯溫

兼山同調

兼山學案

祖望謹案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高蹈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良齋至黎立武。綿綿不絕。述兼山學案。

梓材案兼山白雲父子。及謝先生傳。黃氏補本附列伊川學案。謝山則別為兼山學案。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受易中庸于小程子。以蔭補官。第進士。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管庫閒。宣和中。為河東路提舉。忤宰相王黼。免。靖康初。召為軍器少監。入對。斥和議。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復條上戰守十餘事。不用。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金人犯永興。與經

略使唐重分城而守。城陷，與重俱死之。贈太中大夫。子雍。
附錄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郭立之，忠孝宣徽使遠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于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黎立武曰：楊氏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游氏曰：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郭氏中庸說謂中爲人道之大，以之用于天下國家。又云：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蓋兼山深于易，故得中庸之義焉。兼山登程門，終始中庸之道，體用之說，實得于心傳面命者也。程子嘗爲中庸作注，至是焚棄，而屬兼山以書傳之。乃知游氏楊氏所得于師者，初年之論也。

兼山同調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別見百源學案。

兼山家學胡周三傳。

隱君郭白雲先生雍

郭雍，字子和，兼山之子。幼傳父學，隱居峽州，號白雲先生。乾道中，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徵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孝宗諗知其賢，問侍講謝諤曰：郭雍學問甚好，向曾見程頤否？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

雍所傳。蓋得于父。于是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淳熙中。封頤正先生。又令部使者就問先生所欲言。時年八十有三。學者述其言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包犧氏之畫得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犧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則是以四德爲二義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言之。則元亨陽之類。利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而無兩君。坤有兩臣德而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下下本坤德。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卒年九十七。

郭氏傳家易說自序

易道冥昧于鴻荒之世。包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概見于聖人行事。而述作無聞焉。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迨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于世。孔子于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爲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爲心。所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歿。微言復絕。至秦漢間。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

復歸于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于天下國家。于是易爲空言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爲心。明經祇欲取青紫而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爲師。斯道爲己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哉。其于孟子之功。聖智巧力之閒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于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悉于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歿。大道不行。五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歿。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況于孔子歿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三先生之力也歟。雍不肖無聞。甘與草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絕。先生之道。亦因以息。惟懼無以遺子孫。于是潛稽易象。以述舊聞。用傳于家。使毋忘先生之業。道雖不足。志則有餘矣。孟子所謂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

傳家易說總論

上下二經。自序卦已分。其來尙矣。傳者謂今之周易。乃孔子所傳文王易也。易者體常盡變。其用不窮之義。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言常道之窮。必繼之以變。是以通久。故易以變通爲義。大抵道適變。則可用。可用則通久。而爲易。未適變。則不可用。非易也太極之道。初不可有。而易能有而用之者。包犧文

王之力也。是故易者用也。用之之書也。舉而用之。大小不同。斯則在人。然則變而通之。然後盡其利。是以論其道。則未始繫于聖人。及書之有無。惟聖人憂患後世之深。恐不復聞也。故明其道而載之于此。自包犧畫八卦。而卦之名立。文王重之爲六十有四卦。然後易之名出焉。易之名出。然後謂是道爲易之道也。是則卦名始于包犧。而易名始于文王。卦也。爻也。聖人能畫之重之名之耳。因其畫之重之名之。故爲作易之聖人。作易者。作是書也。是書之道。具于未有天地之初。非包犧文王所能作也。後世聖人。又因文王之易。以周題之。所以別夏商二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連山以艮爲首。主名山川。禹之功也。歸藏以坤爲首。成湯黜夏。命造攻自鳴條之義也。故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周易以乾爲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道也。故繫辭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繫文王周易之辭也。易

皇之道簡于帝。帝之道簡于王。非聖人有意于其間。時焉而已。書契之作。始自八卦。而後世不勝其繁者。蓋惟天地有萬古不易一定之體。而人則生生無窮。故自簡至繁。是爲人事必然之理。上古之時。天道勝人。人知有天而不知其他也。故包犧氏始畫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畫於上。地道主載。故畫于下。人道財成輔相。故畫于中。于是自任以財成輔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包犧畫卦之道也。然天道不以天高而大于地。地道不以地廣而大于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于天地。故三畫皆無差殊。要其至也。混而爲一。復于太極。故名曰卦。然則卦者。太極之一耳。或八。或六十有四。曰道曰事。大小不同。其于太極。名易而實存也。非若三才之分太極。名實俱易矣。是以聖人經

以三才而太極分。緯以八卦而太極復。一經一緯。而六十四卦由之以備。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太極爲易之體。而易者用太極之名。太極之道。方其混然一成。物莫能破。人安得而用之。及乎包犧判而三才之離爲八。文王重而六之離爲六十四。然後天下後世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可得而議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于此。

八卦之時。天道純全。故其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八卦之名。與八者之名。所以總謂之卦者。凡九字。不可以常義膚淺訓釋。蓋出于上古之言。文王孔子能通之者也。雖因孔子以卦之才德言之。知爲乾健坤順震動巽入。終莫能究其義。而後世或謂卦者掛也。其言如此。豈能盡聖人之意哉。大抵易之爲義。易通。而卦之爲義。難得。卦也。畫也。象也。蓋自道而一變爲畫。因而成象。畫象具而成卦。使萬世之下。復由卦以知象。由象以知畫。由畫以明道。此聖人之道也。然終莫知上古之時。卦爲何訓。乾坤八字。出于包犧卦之一字。出于包犧之後。聖人名之。其餘五十六卦。及易與元亨利貞。皆命于文王。凡六十一名。可以意義訓釋。其卦名或具三才。或在人物。或以道德。或寓時事。命名不同。皆可攷而知。蓋中古之言。後世之所通也。上古中古之名。于是較然可見。則知包犧之畫八卦而已。而文王重卦。又何疑焉。包犧氏之前。有聲而無畫。包犧之時。有畫無字。三卽乾也。文王之時。畫字具有六十四卦之畫。卽六十四卦之字。後世以易字明。故于畫之下。重字以明之。且包犧氏以天地人之三。而其道一。故三畫而成一卦。畫有奇耦。故有乾坤。竊則盡變。故有六子。乾坤六子。包犧初不能加損益也。天以是示之。因以是明之耳。故包犧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得于天者。亦知地道人道之一也。是以三奇爲乾。而

地道存焉。三耦爲坤。而天道存焉。一奇一耦。終不可以成卦也。得于人者。知太極生天地。天地生人有天。而無地。人無得而生也。故以包犧之畫。在上爲天。文王之重。在下爲地。天地設位。而後聖人成能于其中。天有氣。地有形。人得天之氣以生。得地之形以成。必兼三才而兩之。然後人因天地以生矣。此文王重卦之義也。揲蓍者。分而爲二。以象兩。然後卦一。以象三。蓋因于重卦之義。且包犧之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王之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是則謂中爻。繫辭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故盡人事之變。以二三四五爲主。初上始終之而已。然終始之亦位也。故曰六位時成。六位成章。以上卦。

包犧氏畫卦之始。其畫雖具三才。而卦之天地未判。無九六六位之別。文王重卦之後。然後天地判。而有九六。人道成。而著六位。此周公明六爻之義也。何謂天地判。而有九六。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合一三五爲九。天數也。天本乾。故乾稱九。合二四爲六。地數也。地本坤。故坤稱六。此列六爻之後。聖人稱九六之旨也。是以揲蓍之法。老陽三十有六。揲以四象。而得九。老陰二十有四。揲以四象。而得六。故九爲乾爻。三十六爲乾策。六爲坤爻。二十四爲坤策。此後世聖人衍九六之道也。包犧肇三才之徵。獨畫天卦。方知三才爲一道。故必文王重卦之後。天地上下二卦既具。而後九六可生焉。九六既生。而後大衍之法立。此聖人作易之序也。何謂人道成。而著六位。一卦之象。雖備三才。而六畫之後。聖人道在成。能欲用于天下萬世。故舍天地而獨明人道。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辭皆人事。故文王之治。同天之軌。而周公之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者。盡人道也。此聖人著六爻之義也。繫辭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

多功。此後世聖人以人道明六爻之說也。是則有畫而後可重。重而後有九六。有九六而後有六位。有六位而後可繫辭象象文言。故方畫重九六之際。皆統明三才。及六位繫辭象象之後。一以人道爲主人道。至此而後明矣。此四聖成始成終之道也。然前乎周公畫卦之時。爻具于畫。不復重見也。至周公列之于下。而繫以辭焉。易于是始備矣。而明其道傳其教者。孔子也。故必一聖人畫之。一聖人重之。一聖人列于爻。一聖人垂其教。則道無餘蘊矣。使包犧重之。非包犧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爻之。非文王也。周公之道也。聖人隨時之義。蓋不然矣。故自太極之始。包犧象三才之道。文王盡三才之義。周公列三才之事。孔子著三才之教。皆隨時之義也。然孔子之于文王。猶文王之于包犧也。周公特終文王之一事耳。故古人獨稱三聖者以此。爻

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彖者。才也。乾之象。六奇是也。乾之彖。言六奇之義也。乾之才。大而健是也。乾之彖。言大健之義也。故觀乎彖辭。則一卦之義。思過半矣。然先儒以文王卦辭爲彖辭。蓋以孔子不當自言。觀乎象辭。則思過半也。此大不然。孔子之彖。正論一卦之象。及釋文王之辭。非孔子之彖。則卦象與文王辭不可通矣。蓋文王之辭。旨意深隱。出于憂患之言。雖使知者觀之。豈能思過半哉。必觀孔子彖辭。然後一卦之義。有思過半之理。孔子作彖。本以垂法後世。欲學者先盡心于彖。然後可明重卦之象。及通文王之辭。則思過半之言。乃孔子自明作彖之意。及示學文王易之要法也。彖

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蓋以易之意不可得而盡。故有象以盡之也。意不可盡。徒玩其辭。皆空言耳。如是則不可以訓天下後世。而作易之道絕矣。此聖人立象之旨也。經曰。見乃謂之象。然則

使斯道之可見者無非象也。故象非一義。四聖人之象不同。卦之三畫。包犧之象也。重之爲六。文王之象也。次爲六位剛柔。周公之象也。在乾則自天行健。至于天德不可爲首。孔子之象也。三六之象。以卦爲主。六位剛柔之象。以爻爲主。孔子之象。以辭爲主。所主不同。其爲盡意一也。故辭有不能盡者。求之爻。爻有不能盡者。求之卦。則易之意無餘蘊矣。然則象也者。豈爲天爲地爲馬爲牛而已乎。天地牛馬有乾坤之象者也。非乾坤之象。止于天地牛馬而已也。故知易之爲書。其意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者也。

歐陽文忠公言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王弼爲註。亦用象象相雜之經。考費氏傳曰。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觀今之易十篇。未嘗盡入卦中。則非費氏明矣。孔穎達言孔子象辭在六爻經辭之後。及王輔嗣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觀此則小象固已先在卦中。弼又雜之爻中也。其象與大象文言終莫可考。以上象。

易有象。所以明成卦之才。有象。所以盡作易之意。又爲文言。所以釋一卦之辭。然獨著于乾坤二卦者。言辭在聖人道之易明者也。學者考諸象象。智之可及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謂賜也。告諸往而知來。蓋有不勝其言者。言之終不可盡。學者觀乾坤二卦文言。觸類而長之可也。文言。

包犧畫卦。初無繫辭。文王孔子之言。皆繫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則卦爻之辭皆是也。今獨以此上下二篇稱繫辭者。蓋卦辭爻辭。文王周公之繫辭也。此上下二篇。孔子之繫辭。

也。又于十翼之中。獨此二篇。泛論大道。爲諸卦之統要。與象象文言之辭異。故獨曰繫辭。所以尊崇孔子之辭。與文王等也。觀其言廣大而備。變通而神。无思而精。皆象象文言之序。卦說卦之所不能盡者。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微此則易道絕矣。

何氏謂上篇明无下篇明幾。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孔穎達言上下無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今觀上篇自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篇章相次。事理大小。皆有條理。不可紊亂。次章之言。皆前章所未盡。至存乎德行。則易道備矣。下篇復起其說。前後相次。復如上篇。是則初爲二篇。非後人妄分也。

諸儒分章不一。孔穎達定以上篇十二章。下篇九章。然章有甚大甚小。有可分不可分者。似不止此二十一章。故有文意未斷而章分。有才一二句而文意斷不相續者。豈能拘以二十一章也。

上篇所言多易道之大者。與其精微神變之用。下篇多卦義。及上所未終粗顯之說。又不可不明之者。則上下二篇略有辨也。且上篇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下篇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也。孔穎達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此豈復爲易之小事。然貞觀貞明。特引天地日月以明吉凶貞勝之辭。非在易之義。又不若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爲易之道也。觀此數義。則二篇精粗略可見矣。以

說卦論八卦之道德。與其象義情性也。然則六十四卦。亦有是乎。蓋六十四卦。各具于文言象象。離卦之中矣。至萬物象類。如履之爲虎。漸之爲鴻。中孚之鳴鶴。小過之飛鳥。井之爲井。鼎之爲鼎。皆是也。其象不可盡言。故于是數卦略明之。繫辭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斯其所以難言也。故曰。書不盡言。說卦

孔穎達曰。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卽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皆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者皆是也。此蓋卦變反對之象。先天之學詳矣。雖出于變象。豈無其序哉。故聖人所以序之也。八卦之序有二。帝出乎震。一章。八方之序也。乾天也。一章。成卦先後之序也。先序八卦于上。故序六十四卦于此。八卦序包犧之道。六十四卦序文王之道也。道至難明也。聖人判之爲三才。離之爲八卦。使有目者可見。有耳者可聞。亦云至矣。于是又爲之說爲之序。三才八卦之道。纖介不遺。而言易者。尙或滯于空言。而乖亂正道。或溺于術數之用。不明三聖人之大旨。斯學者所宜深戒也。序卦

卦之性情。與其爲德之不同。八卦則見于說卦。六十四卦則見于雜卦。孔子于包犧之道。詳盡于說卦。皆文王所未嘗明之者。故不得不詳也。于文王之道。則具于序卦雜卦之中。其象則見于諸卦大小象。而繫辭上下則兼統之。雜卦

附錄

葉水心爲蔣行簡志曰。郭白雲言。良者限也。夫良有止而無限。苟虞其未至于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然非止之正也。

白雲門人胡周四傳

學士謝良齋先生諤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也。幼敏慧而愿慤。過目不忘。有志聖賢之學。成紹興進士。攝樂安尉。境內多盜。先生條上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盡散。移吉州錄事參軍。初。吉囚死者裹以緼。先生請取船官棄材爲樁。以斂之。吉囚無暴骨自此始。陳氏訴其童竊財。匿民家。辭頗過實。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先生列其不然。陳氏得免。而茂良亦以是知先生。乾道四年。廬陵饑。老幼萬餘。守譙門求振廩。官吏失措。先生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分宜縣。縣負郡十萬緡。而歲常賦外。又征月椿緡錢二萬。先生請于監司免之。未得報。以丁艱去。服除。三遷至監察御史。卒。請免分宜月椿。并秀之華亭亦減之。力陳義役之便。湖州安吉稅絹。向用粗絲。名曰屑絹。有司欲更之。先生言。安吉已輸綢。又輸綾。宜稍寬其絹。得如故。遷殿中侍御史。言士大夫習貪恣而廢廉謹。習刻薄而鮮寬厚。習汰侈而恥節儉。習輕率而昧詳審。習詐僞而罕真實。習隱蔽而忘忠純。宜如成湯判官刑以儆之。淳熙十四年。除侍御史。淮湘夏旱。條政事十二失。如繫獄之淹。如征商之苛。如權酷之羨。如經總月椿之算緡。如越州廣德軍之和買。又陳論已然之惡。爲易見。未然之奸。爲難知。奸者冥于心而晦于迹者也。上賑濟七策。時孝宗重言路。嘗曰。學術正則議論正。議論正則是非公。于是以先生恬靜正大。除右諫議大夫。次年兼侍講。先生奏帝王之學。稽古爲先。六經皆古也。而尙書爲先。可以證後世得失。上曰。人君不知學。則自怠。如唐太宗功非不高。恨不知學。先生因言事無大小。在乎立本救弊而已。陛下每言執中。果中則自然本立而弊除。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

所學得事君之道。先生曰：伊傅固善，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嘗因夕對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先生對曰：機會雖不可失，亦戒輕舉。上再三稱善。一日與先生論性，上曰：朕每愛孔子相近及上智下愚不移之說，簡而易明。知卿嘗從郭雍，有得于此。郭雍曾見程頤乎？對曰：雍父忠孝，嘗事頤。時雍尚幼，蓋得其傳于父耳。于是加賜雍爲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一曰：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二曰：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三曰：畏天之威，立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四曰：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五曰：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六曰：貪吏虐民，戒在莫聽。獎廉以激，捷于號令。七曰：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月問，猶恐或遺。八曰：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九曰：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諂諛，尤害于國。十曰：自治十全，可以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害。又論治天下必有家法，乃爲長久之計。時李后尙未有形迹，彰著而先生若有以默識其微者。又乞舉人望以聳民聽。又陳二節三近之說，所當節者：宴飲也，妄費也。所當近者：執政大臣也。舊學名儒也。經筵列職也。遷御史中丞。會薛叔似等補卿監，因言：壽皇復置補闕拾遺之官，用意甚遠。今名遷之而實棄之，非新政所宜。權工部尙書，力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得請奉祠。紹熙五年卒。先生慈祥孝友，助以學力，志于仁，勇于義，躬自厚而不責于人。雖臧獲，亦以忠恕待之。嘗曰：吾自得頤正先生簡易之說，終身用之不盡。其在言路，務持大體，不輕言人過，而名德之重，人自服之。楊公誠齋少許可，其所重者，晦庵南軒之外，必曰：良齋先生。是時伊洛之說盛行，各有門牆。先生爲郭氏世嫡，顧不言而躬行弟子數百人，隨材教之，而未嘗與世之講學者角異同。然學者無不稱爲良齋先生。周益公嘗于孝宗前薦

先生上曰。是所謂良齋者耶。對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知之。其爲文得歐曾之法。所著有良齋集四十卷。詩書解各二十卷。論語解二十卷。左氏講義三卷。柏臺諫垣奏議各五卷。經筵總錄三卷。孝史五十卷。其餘百數十種。晚年嘗居桂山。學者或亦稱爲桂山先生。朱子嘗過之。見其破屋蕭然。歎息以爲不可及。

良齋先生語

良者。聖人之止。无妄。聖人之動。

人之立志。要以聖賢自期。毫末私意不介胸中。然後能與聖賢相似。

有直諫。有寓諫。直諫者。言之難。受之尤難。寓諫則易。

無逸嗣王。其監于茲。監之一字。帝王治功根本。由三代以監戒之辭爲常。所以治多而亂少。

良齋二銘

仁義忠信。蓋無常名。由近而推。則勇于行。

出門萬里。其塗蕩蕩。用震以乾。是日无妄。

知州蔣先生行簡

蔣行簡。字仲可。永嘉人也。于薛公良齋爲寮壻。在婦翁孫汝翼帥幕中。亦嘗聞袁氏之學。而其後歸于郭氏。以進士累官滁州判。完顏亮南下。督運天長。或言敵兵至矣。同行者欲棄芻茭而逝。先生曰。毋遽走。急燔之。敵見火大起。不進。已而有以擅焚糧勦之者。制使劉錡曰。此真知兵也。知海鹽縣太守謂曰。縣壞久。

應輸州用經總數巨萬得材令儻補足乎先生正色拒之已而一切節省舊欠竟補而新錢亦且有餘及
季年餘錢逾萬通判行縣知之促令具鈔先生曰此夏稅錢代者事耳通判曰使君方以善理財薦君何
必留錢爲後人先生駭曰善理財豈美名歟通判慙而止還朝上所著樞言五十篇通判與國大旱且疫
空常平以救之徧施醫藥嘗夜半宿村舍累官知沅辰澧靖峽五州王周兩丞相皆知其惠政欲留爲郎
先生辭曰重內輕外今之陋也吾老矣不任朝謁知常德府入對爲光宗言百姓困粹可哀果闔大軍錢
比他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戶興國馬料數于五等衡袁歲取麴引贛吉日較贓罰江東白收板帳湖
南倍折冬苗夏絹和買已非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糯米科折止爲省務復有覆紐價錢此類問一知十民
何以堪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臣所見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吝公事視同己物狼心不
厭雖與數州窘自若也臣欲擇朝士曉暢民事者先于一路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橫斂某創支者一切
論奏蠲除光宗首肯之令送中書會留衛公去不行已而知處州以忤權貴人貶二秩罷論者謂使先生
入對之言得行不僅一方之利也而并一州亦不得伸其志可悲矣初郭白雲隱長陽先生將出峽邀之
相見于白羊問以得于兼山最要者曰所得在良良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
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先生謝教有白羊問答

良齋門人胡周五傳

縣令歐陽先生朴

歐陽朴新喻人也良齋高弟知衡陽縣嘗作良齋事實者也

孟先生程

孟程豐城人也。少時筆力豪俊。良齋諭之曰。詩辭特游士之雄耳。先生卽改事經術。卒爲儒者。

左先生揆

左揆字正卿。永新人也。嗜學進進。良齋爲作務本齋銘。

司戶曾東老先生震

曾震字東老。吉水人也。結髮不弄不妄。良齋雅稱許之。晚以試集英得官。良齋勉之曰。官無小。政無不可。爲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累調廣州司戶而卒。所著有羣玉集。

梓材謹案楊誠齋志先生墓云。曾其姓。括其名。禹任其字也。一字伯貢。後更名震。字東老。據此則伯虞名機者。當卽其弟需之原名。蓋伯虞仍以原名行耳。

曾靜庵先生機

曾機字伯虞。吉水人也。良齋嘗稱之曰。靜敏寡言。不事表襮。旣累試。未有遇。曰。學之弗殖。則我咎。殖而弗稔。復誰咎哉。所居對玉筍諸峯。怡然觴詠。揭其居曰靜庵。周益公銘之曰。不出戶庭。能定能應。晚得末疾。謂來問者曰。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疾。所著有靜庵集十卷。最稱良齋高弟云。

曾先生雱

曾雱與需皆東老震之弟。東老築文友詠歸二堂。旁招明師。躬率二弟與其子問業。楊誠齋稱其父子兄弟講畫醲郁。誦音弦聲。洋洋如也。惟先生早卒。參楊誠齋集。

梓材謹案。需蓋靜庵之改名。謝山藻底于良齋傳。簡末標云。三曾兄弟。當是弟子。司戶靜庵而外。其一卽先生也。

東老家學胡周六傳。

曾先生克己

曾先生克允合傳

曾先生克寬合傳

曾先生克家合傳

曾克己克允克寬克家東老子。皆嗜學。參楊誠齋集。

二郭續傳

司業黎所寄先生立武

黎立武字以常。新喻人。擢進士第三人。歷國子司業。官祕省時。閱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遊程門。新喻謝尚書良齋仕武夷。嘗傳其學。先生由謝溯郭。以嗣其傳。號元中子。

雲濠謹案。江西通志。先生咸淳四年進士。累官文華閣待制。考試臨川。得吳澄時。稱其知人。自號寄翁。學者稱爲所寄先生。與文山疊山相友善。建金鳳書院。以淑後學。

